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艾伦 文质彬彬 刘明孚 半张

主编：微言 冯玉 艾伦

执行主编：文质彬彬

执行编委：半张 习军

责任编辑：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 (文学评论)

梁娜 nakapitany@yahoo.ca (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 (散文类)

杨柳 willowyang0@icloud.com (小说)

孙玲 lingsun9668@gmail.com (剧本)

飞刀 微信 wxid_v6ef15aqexci22 (传统诗词)

唐艳艳 yanzhoutang729@gmail.com (新诗)

千雅 007001syy@gmail.com (新诗)

竹笛 jd Wong80@gmail.com (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 (诗文诵读)

古中 koshogao@gmail.com (书法)

刘德 grand_east@hotmail.com (绘画)

谢孝宠 jsztcpv@126.com (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邵丽 13336023224@163.com (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 64 期 2026 年 3 月 1 日

目录

文学评论

散文

小说

剧本

诗词联赋

新诗

译丛

诵读

书法

绘画

【文学评论】

《枫雅集》序

林楠/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冬之交，海外华文文学界有几个人物的影子将永远留在大华笔会的记忆里。他们是大华商报社社长马在新，商报总编辑尚虹，商报副总编辑顾亚星，几位报人在积极促进笔会成立。马社长有政论天才，尚虹鼓动新潮写作，都很吸引人。顾亚星自己开车，把一批批作者请到家里。只能容纳五人的客厅，常常请来十多人。妻子把水果端到每位作者面前。当然，吃完返回要交作业的。

大华笔会在他们的任内顺利成立。

回首往昔，笔会各届理事会的齐心协力，尤其本届理事会在会长冯玉的带领下，事业朝气蓬勃，队伍逐渐扩大，众多精英人才纷纷加入到笔会事业的队列中来。他们之中包括历史文化学者桑宜川，著名雕塑家程树人以及诗词专家南山、张炎等在内的十多名作家、学者、教授……这些是海外华文文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闪闪发光的精彩场面。

从微言主编的《作家文苑》（周刊 海外独此一份）到冯玉主编的《菲莎文萃》，连同网刊《加华文苑》（微言、冯玉主编、刘明孚执行主编），及至新园地《枫林》（半张主编，有稿费），其中《菲莎文萃》和《枫林》为已经通过激烈竞争升上纸媒顶峰的《高度》和《华人新报》全盘接纳。

面对一个拥有如此业绩的海外文学社团，如此努力，积极上进，令人欣慰，且令人骄傲！

这些年，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多为移民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民，移民这个概念不变，再加上总顾问痖弦先生倡导构建世界最大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大大提升了笔会会员的眼界和认知能力。具体化为：在境外写中国故事，或是在中国写移民生活，都不能算是纯粹的移民文学。

笔会成立前几年，多数会员的写作还是有感而发，之后多年的进步令人欣慰。这要特别感谢张翎对我们的启发。张翎说她出国后有了新的站姿，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東西。

说到感谢，我们永远忘不了陈瑞琳的指导。后来又有著名散文家刘荒田的加入。笔会会员对异域生活的观察有了新的自省、自信；艺术美的追求有了更加明确的文学意图。感慨加华笔会的努力探索，在岁月苍茫中，我们一起走过。

当然，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态势，面对众多的文学社团，面对海外华文文学事业的发展，说几句自信的话鼓鼓士气，是可以的。但必须清楚，若想达到文学的理想境界，加华笔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岁月打磨，也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写出真正有温度、有筋骨、有担当的作品。愿加华笔会不忘初心，锲而不舍，把文学创作这条路走得更稳、更远、更宽。

筚路蓝缕话笔会

微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转眼，笔会成立20周年了。日前，笔会顾问林婷婷老师邀约了一个餐会，以庆祝另一位笔会顾问刘慧琴老师整理出版的《胡蝶口述自传》二次印刷。出席餐叙的都是笔会的新老会员，席间自然少不了一些围绕笔会二十年来曲折发展的话题。其间刘慧琴老师两次提及感谢我在任职会长期间所做的贡献，这让我既受宠若惊，又不免惶恐，深感有必要写点什么来回顾一下那一段历程。

细想参加笔会二十年来的经历，我一直认为我任职会长的十年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守成期，而创会者们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坚持和热情，以及不断参加进来的众多会员和文友的支持才是笔会能够走到今天的真正动力。

加拿大大华笔会创会于2005年年底，创会会长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林楠先生。其他几位主要的创会者有顾亚星、尚虹、文华等，其中我当时熟悉的只有顾亚星。

顾亚星是笔会的创会副会长，也是联系会员和文友的重要纽带。笔会最初的会员几乎都是他和林楠先生所联系的作家与写作爱好者。他当时在大华商报做编辑，通过报纸版面，广交作家文友，我就是被他网罗进来、并因此改变了移民人生轨迹的一个。顾先生做编辑，不只做纸面上的工作，还尽一切可能和文章作者们交朋友，为他们的写作设选题、做指导，循循善诱。以我来说，我的《青草集》中关于小说《狼图腾》的那几篇文章，就是参加他组织的笔谈“三人谈狼”的产物。我也通过这次笔谈，与林楠先生有了比较深入的接触。而林楠先生对我后来的写作发展和坚持开展笔会工作更有深刻的影响。

遗憾的是，顾亚星先生两年后便去世了。那之后不久，笔会理事会改选，作为创会会长的林楠先生主动退让并极力推荐我继任会长一职。但他仍然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地为笔会的发展出谋划策，保驾护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和文野长弓、文华、林春几位先生组成第一任编委会，在大华商报上创办了笔会自己的文学园地《作家文苑》。现在回想，这一举措对笔会、当然也是对我十年任期平稳过渡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因为那时候的通讯手段只有电话和电邮，大家又多都有工作，会员平时联系很不方便，见面就更不容易了。要想在这种松散的情况下保持笔会的凝聚力，一个组织、发表会员作品的写作园地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纽带。事实证明，正是《作家文苑》，使笔会不但在本地立定了脚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海外（包括中国大陆）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为《作家文苑》投稿者除了加拿大、美国的会员和文友，还有远自欧洲、澳洲、新西兰等地的作者——其中很多都是因为看重林楠先生的声望而投稿或入会的。至于中国大陆的投稿人则遍布了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说起笔会刊物的影响和发展，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她就是原笔会副会长程宗慧老师。我和程老师是2010年左右认识的。在那之前，她已经在另一份报纸上开辟了一个传统诗歌的园地《枫华夕拾》。她加入笔会之后，我们就在原来的《作家文苑》之外又增开了一个诗歌月刊《文苑诗坛》，这不但弥补了原来版面的不足，也开辟了一条联系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渠道，扩展了笔会面向的写作群体。程老师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我曾戏称她是我们的“公关部

长”。她不但促成了笔会与（祖国大陆）江浙一带特别是常州的诗词爱好者及文学社团的作品交流与紧密联系，还介绍了不少朋友加入笔会，其中一些已成为现任理事会的重要成员——包括现任会长冯玉女士。

新冠疫情之后，纸媒式微，新的笔会理事会在新任会长冯玉的带领下，克服了人员、资金、技术等诸方面的困难，在网上创办了新的会刊《加华文苑》，不但延续了《作家文苑》原来的写作园地，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发表文章的篇幅、种类和影响所及的地域与领域，更好地承担起团结会员文友、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

《作家文苑》停刊后，原创会秘书长文华发微信给我，说要移交存档的会刊。我这才发现，《作家文苑》自创刊以来已出版600余期，《文苑诗坛》也有100余期，而文华移交给我的报纸一期不少。这真是我始料所未及，也不能不由衷地感叹：什么叫兢兢业业？这就是兢兢业业！我出国前曾担任过某省级学会的秘书长，但和文华这位笔会秘书长工作的细致程度比起来，我自忖不如。文华任职秘书长期间，组织年会、开展征文比赛、主持选举、联系笔会会员和顾问，样样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细致而周到。刘慧琴老师对于笔会工作的好印象，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这一时期。当我不无感叹地和林楠先生说到这些时，林楠先生不但深表赞同，还特意指出，文华在笔会内有三个第一：第一个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文华小阁》）、第一个开主题研讨会（《温哥华中文影业回顾》）、主编笔会第一本会员集《文革一幕》，对笔会初期的文化建设贡献颇丰。

在我任职会长的十年期间，遇到的人、得到的帮助和支持还有很多，比如为笔会义务开展文化讲座的专家，无私奉献的义工，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提及。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以笔会事业为己任、倾心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弘扬、热爱文学写作的会员与文友们，笔会才能一路走来，行稳致远；才能在新的理事会的领导下，更加兴旺发达。值此加拿大大华笔会成立二十周年及纪念文集《枫雅集》出版之际，谨以此文向所有陪伴笔会一路前行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与最崇高的敬意！

【散文】

老人与墙（下） 杨柳/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三.“眼高手低”到“眼高手高”

在高空待的时间久了，双腿好似灌了铅般沉重。升降机好比云梯，高空中颤颤巍巍，每换一种姿势，挪动一下体位，都能感觉到身体的晃动。为维持平衡，腿会不由自主地像柱子一般支撑，脚趾像钩子一样攫住地面，这是迫使我们下来休息的信号。

另一方面，上了高空，会分不清东南西北。上面明明画得好好的，下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下来观察观察，上去再画。

“小杨，下来休息休息！”程老师又在叫了。

休息时聊天，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是米开朗基罗。20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念书时，程老师就应邀来做过艺术讲座，话题是欧洲文艺复兴，重点是讲文艺三杰。我对米开朗基罗的最初认识，竟是源于他的灌输。

他揉着肿胀的腿，谈起这位崇拜的偶像，眼神熠熠放光。“米开朗基罗创作壁画《最后的审判》历时4年，连脖子都画歪了！壁画画完，我这条腿也快废了，但一个字，值！若问我下辈子干什么？我还是要做艺术家！”

我明白了。眼界要高，多看大师作品，手却不能低，要勤学苦练才行。

“程老师，我刚画的那个小孩，上面看着还行，怎么到下面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问题出在哪儿？”

“你再仔细观察，孩子的半边脸正好卡在墙缝里，该怎么样使她饱满起来？”

稍一思忖，我转身又爬上了升降机。

四. 唐人街是条河

有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打转，为什么程老师的创作总是围绕着唐人街？他浓厚的唐人街情怀从何而来？

为创作这幅壁画，光准备工作就做了十年。出于对艺术现实主义的尊重，他手下的人物有根有据，全是历年观察所得，再加丰富的形象塑造，人物栩栩如生。

下班后，他抽空带我转了趟唐人街，指给我看30年前刚到温哥华时租的房子。刚抵埠那会儿，年近50，两手空空，人生地不熟，恶补的英语派不了用场，要在新天地里打拼，谈何容易？

“我为什么要出国？”“出来干什么？”这些问题时刻困扰着初来乍到离乡背井的艺术家。

白天在面条厂打工，隆隆的机器声，机器人般的劳力操作，头脑却是活跃的。漫天奇想中，纷纷扬扬的面粉幻化成翻模的石膏粉；切面条的小刀，挥舞成大刀阔斧的雕刻刀……结果，只干了2个月，就被老板炒了鱿鱼。面条厂只需要勤勤恳恳做面条的工人，不需要奇思妙想把面团当作泥巴来捏的艺术家。

他回忆道：“出国是掉进一个泥坑，但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知道出了泥坑，前面是荆棘丛；出了荆棘丛，会进入一片大森林而不知出路；出了森林会有人烟，上了小路有自行车等着；出了小路会有大路，大路上有汽车；开着汽车我知道会通向飞机场，那里有飞机等着我，飞向自由天空。”

现实是冷酷的，心态却是积极的。贫瘠土地上的花，未必是艳丽的，但生命力必是极强的。

十年磨一剑。2001年，他终于盼到创作唐人街壁画“百年风云”的机会，接着又相继制作了“华人先侨纪念碑”、中华门浮雕和三幅“华人历史壁画”，用于怀念老华侨留下的足迹，为传扬中华文化增添光彩。

唐人街是条河，流淌着历史的泪和歌……这样的“唐人街情怀”，激励着老人用艺术才能服务社会，永不放弃！

五. 马拉松冲刺

2019年8月10日，壁画最后一天。

一个多月的壁画马拉松，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彼此都憋足了劲，跑完全程，盼望着这最后一刻。

今天做的工作是“捉老白虱”。我们把壁画从头到尾又仔仔细细观察一遍，把所有能找到的瑕疵都事无巨细地列出来，详细修改和点缀。右边一位看客，为突出时代感，手里增加了打电话的手机，地板上的阴影还需要修改……我们虽然做不到完美无瑕，也要争取问心无愧。

下午，突然下起了雨，淅淅沥沥，落个不停。我们搬了椅子，躲到对面屋檐下避雨。刚坐下不久，程老师的眉头又皱起来：“不行，天空我还得修改，预期效果还没有出来。”他大步走向大墙，开动了升降机。

我依旧坐在远处静静观赏。雨中的老人面对高高的大墙，顶着草帽，身体湿透却浑然不觉。他高昂着头颅，身体顺着笔势恣意晃动，笔走龙蛇，像在指挥一场千军万马、气势磅礴的音乐盛会。

啦啦，突然一只白色海鸥从我身边一跃而起，以迅疾的速度向大墙冲去，它的身体与高空作画的老人越靠越近，越靠越近，鸟的身体到达老人肩膀高度时，猛然展开双翅。我惊呆了，这双翅膀就好像长在老人身上，扑腾着，回旋着，翱翔着，又一个猛子向着天空穿刺而去……

大墙高处，老人的笔端呈现出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依稀可见唐人街中华门、中山公园、文化中心、先侨纪念碑……浩瀚的蓝天，朵朵白云迤邐不绝，如梦似幻……

大墙外，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全文完）

往事不如烟

梁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又是一年一度的美国国庆日。老米家为庆祝这个节日已经热闹了好几天了。随着一些外地客人的离去，热闹的大房子一下子变得空寂了起来。每逢这个节日，老米家的第三代人聚集在一起，都会不约而同地打开了一个共同的话匣子，那就是回忆童年往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在蓝山的山林里疯跑打闹的孩子们，现都成了古稀甚至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发生在刚才的事情也许记不清了，但谈起往事来却是如数家珍。几十年间虽祖父母和父母相继离世，但留下的记忆却像发生在昨天，让他们倍感温暖和无限的怀念……

（一）祖母的甜点

老菲利最温馨的童年记忆莫过于是吃祖母的烘焙甜点了。那时上小学的小菲利十分顽皮，但为了能得到父母的允许在暑假去探望住在蓝山小木屋度假的祖母，吃她亲手烘焙的甜点，而不得不好好表现一个学期。终于盼到了去探望祖母的时候了。当他来到小木屋的门外，似乎就能闻到祖母厨房内飘出来香甜的肉桂卷味，那种甜蜜浓郁的味道令他着迷。假期中每日都能吃到这种甜点，小菲利感觉到这远离城市的山林生活无比的幸福美好。以后这种特殊的味道和气味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每当他想到有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小个子的祖母，就立刻会联想到她亲手做的肉桂卷，那种气味和味道让他终身难忘。在小镇甜品展示会上，他能从一堆肉桂卷中准确地闻出哪些是祖母亲手做的。那是一种专属祖母的食品，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味道，一想到它，菲利的心头就会充满了甜蜜和温暖，沉浸在对祖母的思念之中……

祖母的另一个绝招就是烘焙美洲越橘派——一种样子和味道都类似蓝莓味道的浆果。这是当地最珍贵的一种野生浆果，因为它的稀少和采摘不易。每年菲利的生日他都会央求要吃祖母做的越橘派。祖母便给他一个小竹篮子，让他自己上蓝山去采集野生的越橘。在蓝山上，小菲利通常得花上差不多两个多小时顶着烈日，蹲在地上在浓密扎手的植物上一颗一颗地采集到足够做一个派的越橘。即使这样艰难，他还是在所不惜。这种“越橘生日蛋糕”是祖母对他最好的生日祝福和犒劳，为此他恨不得一年过几个生日。

祖母的离去也把这些美味的甜点一并带去了天堂。从此菲利不再吃肉桂卷和越橘派了。因祖母的甜点无可替代。几十年后的现在，满头华发的老菲利再次去蓝山看望祖母的小木屋。虽木屋早已易主，房子破旧不堪，但站在门口的他，好像又闻到了祖母做的肉桂卷和越橘派的香味，一时不禁红了眼眶……

（二）国王的清泉

当弗兰克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听到大人们说到蓝山的密林深处有一处叫做“国王”的清凉甘甜的清泉。那是从几棵大树下一个神秘的深洞中汩汩地流出

的一股泉水。泉水纯净甘甜，而且冰冷刺骨。自从小弗兰克在父亲的帮助下找到了这处神秘的山泉后，这里就成了他每年暑假必去之圣地。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在这里玩水发呆，还用从远处河边收集来的各色小鹅卵石砌成了一条窄窄的小溪流。盛夏时他喜欢两脚站在铺有小石头的小溪中，让清澈冰冷的泉水从脚背上缓缓地流过，无比的清凉。他躺在溪边的草地上，听林间的小鸟欢快地鸣叫，看阳光透过树林的间隙照射着蜿蜒的小溪。流水潺潺，白白的小溪石头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渴了饿了，他就捧起小溪中甘甜清凉的泉水，就着他带来的三文治一起缓缓地咀嚼着慢慢地吞下，那是他认为最美味的午餐。慢慢地，在他的努力下，石头小溪越铺越长。溪水悄无声息地流着，慢慢地渗透进入了周围的森林和草甸，使得这一带的树木和青草常年绿如翡翠。黄昏和清晨时，不时还会看到几只梅花鹿、驼鹿或其他野生动物前来饮水，令他欣喜不已。那是他心中的伊甸园，在这里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这里他觉得自己幸福得像一个小王子，拥有这一切……每年暑假去蓝山国王清泉玩耍，是他童年期间最惬意的暑假户外活动。每次去都泡得手脚皮肤发白还是不舍得离开。

光阴荏苒，弗兰克长大了，他离开了家乡求学，后来也在他国成家立业。等到他重返美国老家，再上蓝山去寻找他心中的甘泉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了。当他拖着两条不大灵光的人工关节老腿，步履蹒跚地来到国王清泉处，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昔日突突地从洞子深处冒出的清泉几乎枯竭，泉水上方的那块白石板上，“King”（国王）的字母还依稀可见，但“Spring”（泉）的字母，却被一片黄黑干枯的苔藓完全盖住，不见了。他只觉得一阵心痛，费劲地蹲了下来，用他那颤颤巍巍的双手慢慢地把青苔除去，想重现清泉的字迹。终于依稀可见Spring（泉）的字母了，他突然意识到：即使能看见字母，没有了这清凉的甘泉水，这字还有什么意义呢？环境的改变，大量度假屋的修建，清泉不再有了。可是他心中的“国王甘泉”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水汨汨地流淌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心底深处，永不停歇——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三）中国老人崖

当老米家几个孩子还是孩童时，就老听祖父讲起蓝山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祖父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蓝山的一处悬崖下，巧遇过一位中国老人……。

祖父一生从未去过中国，但从他口中描述的样子，那位老人很像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人。他脑后拖着一条花白的长辫子，身着深灰的中式衣裤，黑布鞋，两人碰面时没有交谈，但老人那低眉顺眼和善的脸却给祖父留下了一生的牵挂。

以后祖父又去了那个地方好几次，但再也没有见到那位中国老人了。一百多年前，在美国西北部生活的人除土著的印第安人外，绝大部分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白人，中国人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小镇极其少见。以后祖父多次带家人去看这个悬崖，并讲起巧遇中国老人之事，后来干脆就叫这个悬崖为“中国老人崖”。这个故事和名称在当地不胫而走，后来真的成为了这个崖的地名了。小镇人家都自然而然地称这个地方为“中国老人崖”，甚至忘记了原来的名字。

老米的父母年轻时也经常来看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登高望远，观赏四周的千山万壑；冬天在蓝山滑雪打猎，夏天在湖里游泳钓鱼。随着孩子们的出生，他们也被父母带到了这里玩，听父母讲祖父母的故事，讲中国老人崖的来历等等。孩子们都对那位孤独的中国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心：他们无法想象这位老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孤身一人如何能在异国他乡度过寂寞的一生？当二代人的父母离世时，儿女们在他们的遗书中读到，让孩子们将他们的骨灰一半撒在这个传承了几代人故事的中国老人崖下……

我从老米家人那里得知这个神秘又浪漫的故事，猛然意识到冥冥之中，难道命运真有安排？百多年前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的老米家祖父在美国佛罗冈州巧遇来自中国的老人，虽没能说上一句话，就是多看了这一眼的经历却影响了老米家三代人、和当地地名的改变。我不知道这位中国老人是华工或移民？但我能体会到他这种远离同胞和故土的生活之艰辛！我也深深地感叹这种超越国界跨越种族之间缘分的神奇，这种祖父辈的不解情结让老米家第三代的米勒一生都对中国的痴迷：他结识的朋友大多是中国人，自己取中国名字，喜欢吃中国的食

物，热爱中国的音乐和文学。他曾四次去中国旅行，并说每次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登上蓝山，米勒再次来到中国老人崖。金色的夕阳正在慢慢西沉，灿烂的晚霞将天边染得通红，松涛阵阵，晚风吹动着他凌乱的白发，他静静地望着中国老人崖并环顾四周，长时间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突然，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眼睛望着别处喃喃地说道：“我希望将来我的骨灰也撒在中国老人崖下面，与我父母在一起……”

班芙游记（一）“班芙也是中国的！”

孙玲/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辙站在翡翠湖畔，目光如坐标卡尺，丈量着这一汪碧色。“这水色，与喀纳斯一般大小颜色也无二。”她笃定地宣布，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归类。望向卡卡瓦克瀑布的飞流，她又仿若看见听见了恩施蝴蝶泉双翼飞流与轰鸣。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她中国记忆版图的延伸。她笃定前方大巴车里坐满了中国游客，可那辆大巴明明挂着加拿大东部的车牌。植从房车司机手里借来一口锅，辙未见锅上印的产地，一口咬定这锅是中国制造的。辙所见所闻无一不是她验证“此地即中国”的证据。对她而言，旅行是一场庞大的中国测绘，目的是将陌生的世界悉数纳入她已知的中国坐标系里。在她的坐标系里，班芙也是中国的。

这是辙的世界观——循着既定的轨迹，将新的风景碾压成熟悉的辙印。她的旅行不是向外探索，而是向外收集证据，来印证自己固有的、内心世界的投射。

而植，只是静静地跟在辙身后为她拍照。

她听着辙的每一句比较，不置一词。植不看翡翠湖“像什么”的湖，只看眼前这“正是它自己”的湖。她看见的，是冰川岩粉在阳光下如何幻化成独一无二的翠色，卡卡瓦克瀑布如何在风中飞舞水沫。当辙忙于用言辞占领这片山水时，植正用全部的感官，与美景进行一场无声的交谈。她不收集地标，只汲取感受。她的根，试图探入落基山深处的寒意与寂静，感受这里的爱在金秋。

辙什么时候能把那些她赖以生存的“像”与“比较”，在此地雄伟的“自在”面前抛弃？也许今生她永远也不会。她已习惯了比较。她在比较的教育系统和大环境中长大。如今她已年过花甲，思维方式已固化。

植，选择静默。她早已明白，真正的旅行，不是比较，而是消融界限，让山水的灵魂映照进自己的生命。她不言语，因为她正与整个落基山脉，进行着一场只有风能听懂的对白。

辙用足迹证明“我来过，这些地方都和我曾去过的某个地方好像”。

用生命体验“我活过，我活在此时此刻此地，每一处风景都是上帝所造，是独一无二的”。

辙与植，行在同样的风景里，却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

游记（二）冰原秋行 一日看尽

孙玲/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清晨在 Crowfoot Glacier 的寒风中，车子第一次暂歇，车头正对着被云雾包裹、仅露出一小片真容的冰川。云雾如一袭白色戴帽袈裟，盖山头掩山体，越是细看越觉得像一位修行者盘腿打坐，袍角下，微露一个脚趾头。自 1870 年起，鸦爪冰川开始退却。1940 年，有一个乌鸦脚趾竟然断了，成了双叉趾。站在此处，你若不仔细看，并以名对形，真看不出这白皑皑的冰川形似乌鸦爪子。所以，我给它更名为脚趾头冰川。虽然这里远岫出云，近川流涧，但我在这里未作太多停留，仅拍了几张照片，便匆匆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接着是赫克托湖（Hector Lake）的冷艳。她像一个静卧的、身着青绿色衣裳的美人，修长的身子婉转迷人。看见这个湖，我想起《白蛇传》里张曼玉饰演的青蛇——小青。虽在贾斯珀（Jasper）众多如白娘子般闻名天下的湖中，她仅是配角，但其冷艳却令我着迷。我站上一台来自美国牛仔的青绿色车辆，与这个被我命名为“小青”的湖光山色，留存了一张即兴而发的合影。

车轮滚滚，未及回味，弓湖（Peyto Lake）的碧色已扑面而来。弓湖名气大，游人如织，在停车区见缝插针，也难拍到一张没有游客背景的照片。弓湖很大，我索性沿着湖岸步行。虽未像几位与我一样远离人群的游客那样在湖边亲水，但站在高高的湖岸，视野更好，可以看见远处的红房子——那原是早期弓湖木屋（Peyto Lake Chalet），公园拓荒时期向导与巡山员的驻地；也可以把手机放至极低的角度，捕捉在秋风里摇曳动人的红黄叶片与无名植物。弓湖湖色碧玉，红房子为其点缀，恰似红花总要绿叶扶，相得益彰。

午后，车轮疾行。我发现前胎亏气，于是转向加油站，自助加油、打气。油箱满载，四胎饱气，车子如虎添翼。很快，我们抵达第三个打卡点。我的双脚未踏上哥伦比亚冰原（Columbia Icefield），生怕玷污了那片圣洁。但在冰原下的山脚，我与那亿万年寒冰共同呼吸。冰川浅粉绿的冰水在脚下流淌，我独坐在一块纹理好看的石矾上，与冰川对望，与李白成一脉孤寒：“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冰川绿水潺潺，用手撩起一捧，顿觉清寒入骨，这又让我寻思：广告里卖的矿泉水，常说源自千年冰川，但我手里的冰川水因含大量冰岩物质，并不清澈透明。这矿泉水的卖点，究竟为何是冰碛水？如果这些商家比依云矿泉水厂更有文化一点，起一些更具诗意的名字，诸如：凝碧水、冰珑水、寰雪水——是不是销量更好？

行程密不透风。在森瓦普塔瀑布（Sunwapta Falls）的水雾里，我几乎能听见时间被这急行军的脚步一段段截流。这个瀑布下游还有一个小瀑布，需步行半小时抵达。我的双脚在被烈火焚烧过的黑森林盘根间择路迈行。整片松林，约 95% 的树皮被烧焦，犹如一个人皮肤烧伤面积若达 95% 便无法存活，这些松树都已死亡。生时挺拔伫立，死时亦然。它们傲立生死，因为死亡脚下，一棵棵小松树苗正在冒出。

傍晚，终于拖着灌铅的双腿抵达贾斯珀（Jasper Town Site）小镇。此小镇是以十九世纪初一个毛皮商人贾斯珀·霍斯的名字命名。1911 年-1912 年间，太平洋干线铁路和北方铁路在此通汇，此小镇因铁路发展起来，现在成为贾斯珀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晚餐选在紧邻铁道的 Terra 餐厅用餐。后厨的食材据说都是当地山珍。迷迭香、南瓜和特制的酸蔬菜，搭配一杯粉色玛格丽特鸡尾酒，一天的打卡圆满结束。骨头缝里整日的疲惫，在酒店如瀑布热水龙头下冲散化解……

长寿密码之五——生存法则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天公没有独厚广东。

展开地图，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地方，亚、欧、美、非，哪里都有。广东只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风调雨顺”并不在上帝的辞典里，那是渺小农人面对无法抗衡的强大自然力而发出的无奈祈求。

虽说地处热带边缘，南粤也会遇到早春寒流，瓜、豆、菜秧都会被冻坏。四到九月炎热的天气，并不适合叶菜的生长，好不容易生出几片小叶，马上就长心开花不能再长大。沿海多台风，一场暴风雨，田里的瓜菜都被打得梗断叶烂，惨不忍睹。一两个月的心血就此毁掉，市场也跟着闹菜荒。

那一班从中原南下，经历过千山万水、九死一生的人们，没有眼泪，来不及悲伤，更没有诅咒，没有躺下！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林则徐硝烟的故事：当英国军队冲进广州，是三元里萧岗村民首先拿起了大刀长矛甚至用锄头扁担英勇抗击。不要笑话，我告诉你，最可口的菜心，正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萧岗农人培育的。

也是这帮人，当日身无分文，空拳赤手，过海飘洋到了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的小岛，那些现在甚至还是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

当地人陶醉于大自然的恩赐，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些炎黄子孙在人家屋檐下，吃苦耐劳，默默耕耘，不贪，不抢，不躺。后来成为我们普遍认知，挣了钱便汇回家乡的“富裕海外华侨”。

辛亥革命，正是热血的广东华侨，踊跃筹款资助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抗日战争也是这班华侨，集资买飞机大炮，甚至回国参军，为国捐躯！

那时候，这些卑微的农人翻通书，观天象，赌运气，调节种植时间，培育耐热品种，累积千百年的教训经验，还创造了两边有水坑的菜田，方便灌溉与浇水。夏天种出了苋菜、通心菜、孬菜、油麦菜、四九菜心，育出抗风在地上爬藤的白瓜、早熟的毛瓜、丝瓜、青瓜（黄瓜）苦瓜、冬瓜，青、白长豆角。入秋收获了青白秋茄、耙齿萝卜。繁育出世界第三大食用菌——草菇，还有黄豆芽、绿豆芽，更不要说秋冬的菜心、大芥菜和芥兰……

请各位闭目片刻，想象一下那时人们的艰辛与无助。没有实验室，没有科学理论，全凭手眼心思，奋力拼搏。今天，当你们看到华人超市上琳琅满目的菜品，那不是造物主不小心洒落的种子，是历代广东农人无数次失败跌倒，又无数次挣扎坚持的智慧与毅力的结晶！

都说“神农尝百草”，南粤的先民何止“尝百草”？举凡龟蛇鼠蚁，鱼虫鸟兽，无论酸苦辣毒，以身相试，才发现哪些能吃，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人们赞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只为螃蟹肉甜膏香，还可以繁殖饲养，堂而皇之摆在餐桌上。而广东人不嫌不畏，吃遍不动的、会动的，不但未获嘉许，反而被人侧目，讥为异类。特别是环境保护的兴起，更令之成众矢之的，太冤枉了！

其实，为了人类福祉，凡是禁令范围的食物，早已不再在餐厅出现。

作为第一群敢于吃虫、吃鼠、吃鸟、吃蛇，为人类生存拮据选食物的先锋，循季节规律培育良种、善用太阳的光热酿造酱料、以“食在广州”饮誉大江南北、埋头苦干其貌不扬的南方人，得以尽享天年，登顶全球。这难道不就是洞察古今的贤明上苍对他们的至伟褒奖吗？！

【小说】

路：一个女人的选择(中)

段莉洁/美国（加华笔会会员）



她在床上一动不动。就这样一直躺着吧，永不醒来。

昏昏沉沉中，两个星期过去了。嘉嘉还是对妈妈的心情存疑。雨桐意识到低落的情绪迟迟早会影响嘉嘉的心情，影响她申请大学，正好刷朋友圈时看到了好友王静的幼儿园招老师的信息，不如，找个事儿做吧？散散心也好。

沉思良久，她拨通了王静的电话，“亲，你幼儿园需要人的话，我可以去帮忙！”

“哟，亲爱的，怎么改变主意了？前一阵儿找你帮忙，你还说难得清闲呢！”

“现在感觉有点儿无聊了！”她“呵呵”道。

“嗨，你这个大编辑要不觉得屈才，今天就来吧，刚好有个老师生孩子了！我忙得脚不着地！”王静爽快地说。

雨桐去幼儿园，见了王静就问：“亲爱的，你当初怎么想起办幼儿园来着？”

王静说：“第一，我这个人怕闲着，老公在国内，儿子上了学，闲得慌；第二，我看到周围有些上班的华人需要人照顾孩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己挣的钱，花起来好豪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王静说这话时一脸的骄傲，这让雨桐禁不住羡慕，她搂住王静的肩膀，“亲，你好厉害！”

王静审视着雨桐，似乎在她脸上寻找着什么，雨桐问：“我脸上开花了吗？”

王静说，“我在看你的面相呢！第一，你漂亮；第二，我觉得你脸上有股子倔劲儿，你这女人爱憎分明，不好惹。”

雨桐忍俊不禁，“什么第一，第二的？你这人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王静道：“我理性，你感性，我们互补，所以才能成为好朋友！”

雨桐被她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亲爱的，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带好孩子们！”

”

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从一岁到四岁不等，但是，他们清一色的纯真、可爱，常常让雨桐想起嘉嘉小时候的样子。其中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名叫铁蛋儿的，只要她一坐下，就跑过来，坐在她的膝头，让她讲故事。孩子们充实着她的心。

刘毅隔三岔五打电话来，嘘寒问暖。她想质问他为什么出轨，但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她一向不会和人吵架，不知道捅破那层纸后会怎么样？她决定把刘毅搁到一边，珍惜女儿上大学前母女共度的时光。

然而，有一天，嘉嘉和她大吵了一顿。她要去外地和朋友看 Taylor Swift 的演出，并在买了演出票后才通知她的。雨桐禁不住说了两句，“去外地看演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先和妈妈商量一下。”

“妈妈，”嘉嘉娇嗔又一脸严肃地说，“我都十七岁了，自己做一次主好不好？再说，是爸爸给我的钱。”

雨桐心头一股无名之火燃起，“钱是爸爸挣的没错儿，但妈妈辞了工作，扔下你的姥姥姥爷来陪你，不值得你尊重么？！”

“妈妈，我这不是在问你吗？我没有不尊重你呀！”嘉嘉吐出一个口香糖泡泡。

“先买了票再来问妈妈，你这叫尊重吗？”雨桐厉声道。她的眼睛里，像着了火。

突然，她在嘉嘉的瞳仁里看到自己愤怒的模样，也看到嘉嘉受到惊吓的眼神。她觉得自己失去了做妈妈应有的温柔，心里一阵儿悔恨，她怎么可以把对刘毅的愤怒倾泻在女儿身上？

“妈妈怎么这么凶？”嘉嘉第一次看妈妈几乎丧失理智的样子，她嘴里的泡泡“啪”地一声破了，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雨桐忙朝女儿靠近，“对不起……”

嘉嘉一直往后退着，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孩子。

雨桐看着嘉嘉恐惧的目光，看着嘉嘉一点点后退着远离自己，突然心里神经质起来，她要失去嘉嘉了！她已经失去了刘毅，不能再失去嘉嘉！

嘉嘉靠着墙站定，声音里有些冷漠，“妈，对不起，我已经决定去看演出了。”

“你和谁去？”雨桐无力地问道。

“和同学去。”嘉嘉回答。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雨桐追问。

“当然是女同学。”嘉嘉的眼珠咕噜噜地转着。

“那你去吧。记着下次要提前告诉妈妈。你十八岁以前，我还是你的监护人！”雨桐严厉地说。

“谢谢妈妈！”嘉嘉的小脸由阴转晴，撅起嘴，小鸟啄食般地亲了妈妈一口。

雨桐被女儿逗笑了，心里说：“唉，只要女儿高兴就好！”嘉嘉看演出回来满脸的兴奋，还给妈妈带回来一个金色的手镯，雨桐把手镯戴在腕上，故意斜睨了女儿一眼，“知道自己错了，来巴结妈妈？”

嘉嘉调皮地笑着，“那是，不巴结妈妈哪里有饺子吃啊？”

“你离不开我，还气我！”雨桐嗔怒着举起手，朝她的屁股拍去。

后来，雨桐注意到嘉嘉穿的衣服越来越宽松，禁不住发表意见：“你们这些小孩子，一会儿上衣、短裤短得可怜，一会儿又宽袍大袖。”

嘉嘉脸一红：“妈，这是时尚！”

雨桐定睛看着女儿，发觉她脸盘大了。她想问嘉嘉是不是胖了，又怕伤她的自尊心，只从侧面问道：“最近食堂里的饭热量多了吗？”嘉嘉以研究者的眼神望着妈妈，“妈，你是想问我胖了吗？嗯，我可能涨了几磅，可能申请大学的压力太大了，饭吃多了。”

“我怎么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欢乐了呢？是不是和同学闹意见了？”雨桐小心翼翼地问。

“没，什么都没发生，我挺高兴的啊！”嘉嘉脸上已有些不耐烦了。雨桐不愿激惹她，只好闭嘴。但她注意到，嘉嘉早晨起来拼命在跑步机上跑步，可能她是想减体重吧？雨桐想。

但有一天，雨桐接到网球队教练的电话，“嘉嘉晕倒了！可能是中暑了！被急救车拉走了！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雨桐急急忙忙地开车往医院赶，迎面走来一位医生，得知她是嘉嘉的妈妈，忙告诉她：“嘉嘉怀孕了，你知道吗？”

雨桐一下子愣住，迷茫地看着医生，“您搞错了吧？她才十七岁。”

医生很耐心地解释，“我们做了检查，她是怀孕了。”

“是不是把样本搞错了？”雨桐充满希望地问。

“我们做了超声检查，你女儿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医生把手放在她肩头，安慰道：“好在母女都平安。”

“母女？”雨桐不解地看着医生。

医生又道：“胎儿是个女性。”

雨桐瞪大了双眼，仿佛忘记了呼吸。她走向急救病房的门前，手握住门把，颤抖着，却没有推开。

她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嘉嘉小时候第一次走路，第一次摔跤，第一次叫她“妈妈”的模样。她不停地摇着头，“嘉嘉，你还是个孩子啊！”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嘉嘉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一脸苍白。

雨桐向女儿靠近，坐在床边，心疼地握住女儿的手，第一次，像握住另一个女人的命运。

“嘉嘉，你怎么怀孕了呢？不可能的！你说你想上哈佛大学，你这三年来一直拼命学习，为上大学做准备，我让你睡觉你都舍不得睡，你宁愿在椅子上打盹儿都不上床……嘉嘉，我的孩子，这到底是怎么了？”雨桐在心里反反复复地问着。

嘉嘉的眉头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雨桐赶紧把握着女儿的手拿开，身子坐直了些。

嘉嘉看着妈妈，心里满是愧疚，妈妈为了她，牺牲了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牺牲了太多太多。她抽泣着，向妈妈伸出了手，“妈妈，对不起……”

“嘉嘉，你说过的，我们之间没有秘密。你怎么不告诉妈妈呢？”雨桐伤心地问，但没有把手递给女儿。

“我怕你骂我！”嘉嘉哭了起来。

“我怎么会骂你呢？”雨桐机械地辩解。

“妈妈，你对我很失望，是吧？我自己也很失望，我拼命跳，拼命奔跑，想把胎儿甩掉，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她在我的肚子里面好好的。”

“什么时候怀孕的？”雨桐低低地问。

（未完待续）

隔离（上）

郭小娟/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电话响的时候，余婷正在睡觉，四脚八叉地躺在双人床的对角线，枕头歪斜着。一只胳膊舒展在被窝外，几根新长出的白发在枕头上方飘了起来。床头柜上是几本书和女性杂志。

电话“铃铃”地响了几声，停了。不一会儿又响起来，好像更急促。余婷醒了。她以为是做梦。现在都用微信联系，还有谁打电话？半夜打来，恐怕是急事。她下床拿起电话一看，是丈夫打来的。

通话很简短。丈夫说他在泰国旅游，新冠疫情发生了，中国越来越严重，他要来加拿大躲避。

余婷先是心头欢喜。她扭头看了看旁边另一只枕头。五年了，多少次在梦里与丈夫欢聚。而梦中醒来，是孤独的一天又一天。她伸出手，将枕头摆整齐。

加拿大也有疫情，余婷并不恐慌。退休前她是流行病学专家，从专业上知道怎么防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来，她在网上发表了几篇科普文章，还去养老院做义工。每天吃得香、睡得着。

可是，丈夫要从泰国转几个机场，在封闭的机舱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万一他被感染，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病毒传染炸弹吗？再说，加拿大是居家隔离，她租的是一室一厅公寓，只有一个卧室，怎么隔离？还有，自己是癌症患者，免疫力差，很容易被感染上啊。

她害怕了，很怕！睁大眼睛四处瞧，仿佛病毒藏在什么地方，戴个尖尖的帽子，邪着眼、呲着牙说：小样，找的就是你！她又缩进被子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天还没有亮，风叩打着窗，简直就像病毒们的窃窃私语。

一夜没有合眼。当微弱的晨曦刚透出一丝蓝紫色，余婷起身进了卫生间。打开淋浴，像要把烦恼彻底洗掉似的，在全身打满了香皂，使劲地搓。水龙头很无力，出水量小。香皂泡涨起来，慢慢地流走。

浴室的镜子里，一个高挑的女人，脸色红润，密密的水珠在裸体上闪着光。

她穿上宝蓝色的浴袍，歪着头，站在房子中间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手护着腰，用膝盖顶着床一点一点地移开。再把客厅里的书桌拉到卧室，摆上水壶水杯。撤下白色床单，换上了湖蓝色带小花的床上用品。记得那是出国前丈夫买的，说商店里在打折。其实余婷一直很喜欢这套床罩，布料的丝丝缕缕之间，仿佛编织起往日的感情生活。她又将客厅里的一盆紫罗兰放到卧室的窗台。然

后退到门口，端详了半天，抿嘴一笑。才从衣柜里抱出薄被子和枕头，放在客厅里的小沙发上。

窗帘透着幽幽的暗黄色。余婷的目光移到书架上的相框。一对夫妻并肩站着，背景是蓝色的海洋。丈夫搂着妻子的肩，两人都眯着眼睛在笑。夜里，余婷梦见好多绿虫子往她身上爬。她一个一个的往下抓，虫子又一个一个的往上窜。她天生最怕虫子，吓得大哭。惊醒后，心想：完了，这虫子不就是代表病毒吗？这梦就是说，病毒要上身啊。

她靠在床头，眼角含着泪花。五年前，丈夫让她提前退休，准备移居国外生活。可临走时，丈夫突然不想去了，说自己还想在国内多干几年。余婷不知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但很理解男人想要继续工作的心情。眼看登陆期限到了，她只好孤身一人登上了飞机。移民，就像萝卜连根拔起。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国度，没有亲朋。她做过保姆，洗过盘子，后来找到在补习学校教中文的工作，生活这才安定下来。她也渐渐喜欢上这里高山秀水、翠绿林荫，蓝天碧海的环境。

可没想到，移民的第三年，她患了癌症。告知丈夫时，他却说找不到人代课，无法离开。视频里，他的眼睛带着疲惫，余婷又心疼了。只好一个人去做了手术。经历化疗的剧吐、放疗的烧灼，折磨得她痛不欲生。

余婷摸了摸自己的胸，手术疤痕像一条长长的虫子趴在身上，硬生生的。不对啊，她突然想，丈夫工作忙来不了加拿大，却有时间去泰国旅游。现在疫情严重了，才想起这里有个家能让他避难。可就不怕传染给我吗……她越想越生气，甚至企盼他在机场被拦住，或者送到其它什么地方去隔离。

次日早晨，头昏昏沉沉。丈夫的飞机下午12点到达，从机场到家需要两个小时。她又检查了一遍房间，设计了见面的程序和服装的穿脱，这才安了心。

2点整，余婷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提着消毒剂，在公寓的大厅里等候。五年没见了，余婷手拖着下巴，想象见面时的情景，脉脉含情的，风情万种的，笑意盎然的，不冷不热的，充满怨气的……她甚至把看过的电影里，久别重逢的眼神都回味了一遍。

快三点了，没有丈夫的影儿，打电话也不通。外面下起了雨，天色灰蒙蒙。

余婷想不下去了，站起，来回踱步。难道真被带走隔离了？还是没有赶上航班，出什么事了？她有些后悔，昨天真不应该那样想。说来归去，自己不也是很想念丈夫吗？再说危机时刻，我是妻子，也应该保护他。空气冷起来，她不由得有些颤抖，又不敢回家换衣服，就在大厅的沙发里缩着身子，紧盯着大门。

急雨的朦胧中冒出来一辆出租车。明黄色的车身停在公寓门口，有些刺眼。一个人弯着腰从车门钻出来，提下行李箱，转过身。

余婷“腾”地站起来。

隔着大厅的玻璃门，五年未见的夫妻相对而立。他站在门外，沉默着。满脸胡子拉碴，高大的身材曲着背，眼里满是疲惫和惊慌。余婷早已忘记了自己设计过眼神。她的心像被捏了一下，上前赶紧打开了大门。

（未完待续）

【剧本】

舞台剧 嫦娥后传之二 嫦娥后羿离婚案

编剧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人物： 嫦娥， 身穿古代服饰
后羿， 现代服饰
女法官（年轻、国外面孔）， 现代法官服
男法官， 古代官服

开场背景音乐：《都是月亮惹的祸》

结束背景音乐：《我心永恒》

道具： 公案、椅子、惊堂木、法槌、法典

（旁白） 话说嫦娥同后羿坐着马斯克的载人飞船返回美国基地后， 做了全面检查， 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尤其嫦娥的指标， 竟然如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嫦娥被后羿以家庭团聚的身份带到了加拿大。后羿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整天很忙碌。嫦娥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两夫妻开始很恩爱， 但是时间久了， 尤其嫦娥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于是两人之间出现了矛盾。最后， 嫦娥和后羿双双提出了离婚。这天， 在 BC 省高等法院， 进行审理。

（幕起）

嫦娥扭着后羿的耳朵， 俩人一起推推桑桑地上了舞台。

嫦娥“你跟我快点走， 怎么着？ 这会儿嫌丢人了？”

后羿挣脱嫦娥， 整理一下衣服。“我才不在乎呢！ 今天这离婚官司， 我也是原告。”

西人女法官（Sophie）拿着文件夹（档案）从舞台另一侧上， 坐定， 翻开文件夹， 看了看两人。

法官：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hat's happened between you two, Hou Yi and Chang E?

后羿： She cheated 她出轨了！

法官： 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Who is her new lover?

后羿： Her new lover is Wu Gang. 她出轨的对象是吴刚，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法官： How did you know that?

后羿： Of course I knew. 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孩子刚一生出，就抡个斧头到处砍桂花树。

嫦娥： 胡说，你是我第一个男人。我要是和吴刚偷情，早在月宫就上床了，还有你的份儿？

法官： What's she saying?

后羿： 她拒绝承认。

法官： Doesn't matter! We can ask for somebody else to research for the evidence. Oh, maybe we can ask for your neighbor Lao Wang.

后羿： 对、对、对，可以询问我的邻居——隔壁老王。

嫦娥： 不要再审了！太不公平，法官说的，我完全听不懂。

后羿： 那怎么办？

嫦娥： 我们去天庭打官司，应该由玉皇大帝来审。

后羿： 我可没时间陪你去天庭，再说了如果马斯科的载人飞船再度抛锚到月宫，我岂不是虎入羊口？不是，羊入虎口？噢，也不对啊！反正我不去，我害怕那个吴刚抡起斧头，咔嚓一下，砍断我.....整齐的发型。

法官：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后羿： She needs a Judge who can speak Mandarin and whose position should be higher. 她说她需要一个讲国语的法官，而且段位要高，因为她位列仙班。

法官： What? 你以为你是谁？好的，Let me check. 说着掏出大哥大（一部老式手机），夸张地说“Hi, Charles, Pls try to find a high level Judge who can speak Mandarin to continue my works.”而后拿起文件夹往外走。走到嫦娥身边，有些轻蔑地看了一眼，并不屑一顾地说“NO ZUO NO DIE! Bye-bye”。然后回头却冲后羿抛了个媚眼“Good luck to you.!”最后，夸张地走着模特步、扭着腰摆着臀走了。后羿都有点看傻了。

嫦娥： 还看、还看，瞅你那色相！天天还说我，你那哈喇子都淌地上了。

后羿赶紧抹了一下嘴巴，还砸吧了一下嘴。“嘿嘿，美女嘛，不看白不看。”

嫦娥： 你？（说着又要上去揪后羿的衣领子）

只听见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和一声高喊“这又是为那般？”

后羿和嫦娥住了手。

只见一位身穿古代龙袍的皇帝匆匆地跑了上来。手里拿着一卷手稿和一支判官笔（毛笔），整了整凌乱的帽子和衣服，然后坐定。

他左右看了看，不耐烦地问（一张口，满嘴的东北话冒了出来）“是谁不服啊？干扰我的后事，不，干扰我的好事。 老爷我正打麻将呢，马上就要杠上开了，你说烦不烦？”

嫦娥： 是本宫，本宫有冤。

男法官（贾治法）： 我靠，本宫？这难道是从我后宫跑出来的妃子？呸，你到底是谁？敢如此嚣张？

嫦娥： 你睁大眼睛看看，本宫可是王母娘娘身边的贴身侍女嫦娥。我告我丈夫后羿，他出轨！

法官： 嘿，好大胆的嫦娥，你放着月宫的修行不做，跑到加拿大来做甚？

嫦娥一怔，刚要回话，“我这……”

法官却色眯眯地、喜欢偷偷打听别人家隐私的好奇状，侧着身踮着脚说道：别怕！来、快来说说，他是怎么出轨的？

嫦娥“切！”了一声，往后退一步说道：他那个手机里藏着好多小三的照片，有露肚脐眼的，还有露大腿的。搔首弄姿，恶心死人了！

法官： 你是怎么知道的？

嫦娥： 这温哥华天天下雨，我闲来无事，就约隔壁的老王太太去喝茶、购物。没想到发现后羿正在跟一女人私会。我气坏了要上去理论，被老王家的给劝了下来，她还教会了我搜集证据。

法官： 奥？（羡慕地）我说后羿啊……

后羿： 大人！

法官： （羡慕地）你从那里搞来那么多性感的女人？

后羿： 大人，休听她胡说。（凑近法官，掏出手机给法官看）我只是在手机里下载了一些世界各地女明星的照片。这不是咱们男人的通病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我可都是男人啊，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法官： 嗯，没毛病！我说你小子从哪里搞了这些裸体照片？

后羿： 什么裸体？这都是艺术照！你真是少见多怪。怎么着？大人，你是不是也想看？我给你下载一份，传给你。来咱俩加个微信。

法官： 好呀，来加个微信。说着掏出手机凑了上去。

嫦娥： 呸，大胆狗官，你们竟然狼狈为奸！

法官身体一颤： 我靠，把我吓一跳。我说嫦娥，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他看看照片，也不影响啥！充其量就是有色心没色胆。哪像我既有色心又有……（尴尬地咳嗽一声），哪像我守身如玉！

嫦娥和后羿同时“呸”了一声。

法官： 嗯？

后羿： 大人，我确实“佩”服大人的美德。

法官： 少跟我来这个里根楞。众人听令，判罚他们每人一万加币，算是给我打麻将点炮的钱，

嫦娥、后羿惊讶地“啊！”了一声。

法官： 哦，不是，是给咱衙门买新年鞭炮的钱。如若不服，乱棍伺候！

嫦娥： 你敢？

法官： 我有什么不敢的？少拿你那些八竿子打不着我的亲戚朋友关系，来吓唬我。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应该毫无顾忌地施展我的才华。

后羿： 大人，你莫冲动！你现在也是在异国他乡任职，刚刚“万里 鲲鹏欲展翅”，千万别因为一点小事，“一世英名就此落地”啊！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啊！

法官： 那你说怎么办？

后羿： 我们要以德服人、依法服人。

法官： 好好好，说得对。嫦娥，我来问你，你是要孩子，还是要银子？

后羿：等等！大人，你是否搞错了？你应该先来问我，这个主意可是我刚刚给你出的，而且我也是原告。再说了，判案哪有像你你这么随意地问当事人想怎么办？这还不全乱套了！

法官：怎么着？审案还用你来教我？算了，来呀，把他们俩的银子、房子和孩子全部充公。各打 100 杀威棍，发配到西南两万八千里。

嫦娥：好一个昏庸的老儿，你竟敢对我动手？小心我让天兵天将大战地球，把你缉拿到天庭。

法官：嘿！我管你什么王母娘娘的侍女还是丫鬟，落在我的手心里，少跟我猪鼻子插大葱——装大象。

后羿：大人，她可不是装大象，她的家族就是大象，后面势力庞大着呢。我们一直说人类要征服宇宙，可你见谁征服过？宇宙之浩大，即使你那历史悠久的脑袋也根本想象不出来。你的思维恐怕还停留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吧？看来你对现在骨灰级的玩法根本不了解啊！

法官：骨灰级的玩法？这又是打麻将的一种新玩法？

后裔：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呢？

法官：那你说说，如何是好？

后羿（凑上前）： 你就告诉她“权利有限，无法断案，维持不变。如若不服，等孩子大学毕业，再作了断。”

法官： 哈哈，好、好一个软禁啊。（话锋一转，恶狠狠地地说到）“够歹毒！”

后羿： 大人，比起你可差远了。

法官： 嗯？

后羿： 我是说比起大人的英明可差远了。大人你放心，事后我一定重重有谢。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衣兜。

法官（拿起生死簿和判官笔）那什么嫦娥，我刚查了一下你的阳寿，尚未到期限，还有几十年的好生活可以过。你就不必下地狱了。现在继续和后羿生活，共同把孩子养大。在座的各位以及众衙役，（回身大手一挥）“咱们撤！”

嫦娥： 混蛋，原来你不是什么法官，竟然只是个判官。你简直是癞蛤蟆屁股上插鸡毛掸子。

后羿： 怎么说？

嫦娥： 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你门简直要气煞我也……一口气没上来，晕过去，后羿眼疾手快，赶紧抱住，掐人中。

后羿： 嗨，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现在怎么办？有了，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来、来做个人工呼吸。

说着，后羿把人放到地上，然后脱了外衣，把嘴凑了上去。

嫦娥突然睁开眼“啊？你要干什么？这是在演戏！你竟然敢？”

后羿： 我有什么不敢的？演戏就要演全套嘛！冲着观众“你们说，今天这人工呼吸我要不要做？”

随着观众的起哄，俩人哈哈大笑。

而后俩人双双谢幕。

嫦娥（万福）：“从今把定春风笑，且作人间长寿仙”，祝大家在这枫叶国，像嫦娥一样长生不老！

后羿（抱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大家在加国生活丰富多彩，像后羿一样，多一些欢乐、少一些烦恼！跑了一个嫦娥，还有千万个索菲啊、海伦啊，照样生活好。哈哈，开玩笑的，还是要好好呵护好自己的嫦娥，从自身做起，不要老是“空中飞来飞去”了！

男法官上，依然边整理衣服，边慌慌张张地跑上来，“又怎么了？谁飞了？嫦娥？你说这一天天的……咦？嫦娥这不是还在这儿吗？”而后收起演戏，微笑行礼：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加拿大的自由也是建立在秉公执法上的自由啊！

女法官上场，径直走到后羿面前“Hi, Hou Yi.,How about it? Divorced? Are you free?”说着挎起了后羿的胳膊。

后羿赶紧指了指嫦娥。

女法官走了一圈模特步，然后来到嫦娥面前，摆了一个靓丽的 Pose.

嫦娥以为女法官是来挑衅的，也很优美地走了一圈模特步，同样摆了个漂亮的大 Pose。

俩人互相看了一眼，互相瞪着对方。后羿一看不好，刚要过去劝阻，

没想到两个人手牵着手，向前走了一步。俩人冲着观众微微施礼。

女法官微笑着说到“ I am willing to be a stream, a small river in the mountains, that runs over rough paths and rocks, as long as my beloved is a little fish, swimming happily in my waves. May all lovers in the world be united in wedlock.”（我愿意是急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嫦娥也微笑着说到“Me too. Thanks. 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 意思是‘爱情不会随时光流逝而改变’。翻译成汉语就是‘海枯石烂引永不变’，说来说去，我还是对汉语比较上头啊！”

其他三人一起说：“欢迎啊！多元文化，兼容并蓄！”

（结束）

【诗词联赋】

丙午马年春联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星芒淬剑弓 踏燕声催千里绿
梅魄凝珂佩 扶风影扫万山青
横批：龙驹破云

春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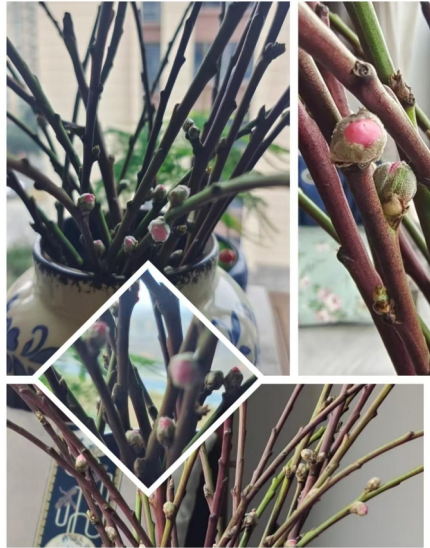
飞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除夕，网上出“守夜围炉，烛影摇红辞旧岁”上联，余试对如下：

守夜围炉，烛影摇红辞旧岁；
开年奋蹄，春光展绿踏新途。

邵丽诗词小辑
邵丽/中国浙江（加华笔会会员）



瓶梅待春

青瓷凝玉露，霜干孕春心。
不恋园林色，偏宜窗几吟。
疏枝添浅碧，嫩萼破轻阴。
待等东君至，幽香满素襟。

浣溪沙·乙巳初雪漫成

窗外璇花忽自开。惊眸已是到瑶阶。远岑素影任铺排。
木叶无声听絮语，梅枝有意入吟怀。小炉初沸待君来。

乙巳腊月初五与诸女史过西溪赏梅

烟水清波浸晓寒，疏枝堆雪未凋残。
香浮野径轻沾露，影落溪桥不倚阑。
自有知音风雅弄，还将问字赋诗看。
更期采撷玲珑韵，相与东君细细弹。

踏莎行·北窗闲眺得句

雾散舟横，云开鸟度。溪光犹照琉璃处。松声最是动人心，空山寂寂浑无路。
瘦草垂堤，寒烟带露。楼高目断闲鸥舞。东君何日报春来，相携三五清音赋。

一剪梅·腊月十一过馀杭南湖漫成

芦雪纷披染客袍，山也招招，水也迢迢。冻云低压雾盈桥，风亦飘飘，雨亦潇潇。
忽有寒香破寂寥，梅在堤坳，人在烟皋。流光易逝莫轻抛，当惜今朝，更惜明朝。

浣溪沙·杭州朝晖诗社迎丙午诗会席上分韵得三字

湖上桃花未敢贪，凝眸疏影见霜含。偷拈香萼鬓边簪。
把盏言真尊古意，留题醉取作清谈。待收春信约三三。

次刘君国红先生《乙巳腊月十七立春漫成》元玉

东君未报柳先知，堤岸新芽岂敢迟。
且看芦花垂首处，梅梢业已露春姿。

附：刘国红元玉 乙巳腊月十七立春漫成

晴日和风柳自知，芽苞嫩绿怕开迟。
林中已见雀儿闹，唤醒人间睹秀姿。

五绝·元宵思乡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祥云紫霭驰，海浪涌涟漪。
欣喜回乡井，原来梦境思。

奉和陈伟超老师《吟雪梅图》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凌寒初绽点胭腮，玉骨披霜向霭开。
独报春晖香雪馆，青天自若傲云来。

谨录陈伟超老师原玉《吟雪梅图》

陈伟超/多伦多

铁杆银枝无俗韵，凌霜傲雪遂心开。
暗香疏影山隅候，翘盼春姑踏舞来。

沁園春 2026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金蟒榮休，綠蟻斟滿，不捨難言。
正東君冉冉，推開雲霧，銀光默默，映襯山巒。
冰雪消融，丹青添色，朝氣葳蕤亮眼前。
舊符換，喜神州內外，恭候新年。

和平遂願長安。臨高望、海洋繫故園。
盼鮮花一束，甘醇雙掌，
福延百姓，藍蔚千川。家國清明，時光靜好，老少思齊體健寬。
勢磅礴，看奔騰萬馬，踏破春天！

賀新郎·春秋評說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蛇尾龍香撥。自開元、風雲變幻，幾番新月。
千日顰眉仍悵惘，雙翅復仇頻發。況更有、神鷹穿穴。
意氣霸王非劍戟，料上州、卅載繁華歇。恨難語，愛將別。

亂間突顯真豪傑。任狂風落絮，俄瞬滿天寒徹。
正好掌燈明學問，遣寄清詞律絕。大事者、春秋評說。
最念遠親三萬里，恁黑雲、危廈煙吞沒。忍不住，慟嗚咽。

木兰花慢·“豫见客家”春节联欢晚会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灯耀声喧闹，对欢酒，笑流年，血脉共相连。
何人远别？何乱风烟？弟兄分，垂泪念，敬共源、唱叙远途还。
乡望年年月月，念中又辟新园。

今来，喜乐共欢言，殷殷把杯看，醉不知世换。
史迁汇入，隐隐春暄。彩云依依乡里，倦客回首往事休叹。
晚照夕晖摇影，而今同作鸿翩。

*“豫见客家”为河南同乡会暨总商会与全加客属联谊会特联合举办的“2026 丙午马年新春联欢晚会”

一丛花·寒末春又期（新韵）
刘永昌/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年年厚甲御严冬。琼瑞冠青松。今冬更似西风紧，入骨冷、多日阴濛。
茫天乱絮，山河寥寂，无处唤飞鸿。

湖心却有钓蓑翁。挥杆破残冰。元知昨夜东君醒，
斗星移、极转阳升。春色不远，霞光漫道，走马续鹏程。

步刘永昌《一丛花·寒末春又期》新韵
孙宝忠/卡尔加里



冻云欲散岁将冬，寒岳立苍松。年关漫卷西风紧，眺层峦、雾锁濛濛。
坠淞若絮，封湖沉寂，潭月照孤鸿。

忽逢樵径杖藜翁，呵手叩霜冰。梅心暗坼春魂醒，却谁家、笛伴云升。
残冻渐远，晴光展道，啼鹊引新程。

画堂春·观白石春晚《月光倩影》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青颜绿水几何时，千年楚汉相思。
水轻盈袖舞杨枝，忍望乡迟。

又是一年春好，长歌北雁归期。
今宵独对玉屏时，醉梦谁知。

临江仙·新年寄语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绽放烟花如许，人间行色匆匆。
回眸前事若飘蓬。淡云如薄絮，祝福蕴春风。

希望繁忙同驻，来年期许重重。
信心源自主恩浓。临渊不自弃，展翅做飞鸿。

雨霖铃·冬至忆故人*
水木清华 / 温哥华 (加华笔会会员)

寒冬至节，乱云涂涅，絮雨无歇。
檐声滴漏如泣，无眠辗转、心神哀切。
忍泪今年最恻，竟无处宣泄，
枕湿尽、前事依稀，怎信人间骤离别。

昨年望远星空月，笑寒蝉、素手融冰屑。
今宵梦留何处、星际远、觅平行结。
但许来年、今古平安，美景同惬，
不屑计、万种干连，只与同仁说。

* 以此纪念 11 月骤然离世的 Kurt 老师

七绝·自遣廿五·桃源
中士 / 温哥华 (加华笔会会员)



行行涉猎貌多元，却是蜻蜓点水奔。
忙里偷闲成一乐，称心处处即桃源。

应李伟民老师而作
中士 / 温哥华 (加华笔会会员)

岁月催人鬓着霜，古稀已过亦当强。
社区活动时参与，身处他乡系故乡。

七绝·立春河畔即景
飞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迎春花绽腊梅香，疏影摇波啼鸟翔。
隐隐春声河上动，柳条欲舞客徜徉。

五绝·立春小语
飞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立春辞旧岁，策马踏新程。
画景频频见，诗痕处处盈。

七绝·立春日（中华通韵）
悬壶阁/英国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霜尘将尽水纹清，雨后东风拂面盈。
柳眼知春虽尚浅，梅英树杪自分明。

西江月·除夕情

悬壶阁/英国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焰火凌空焕彩，炊烟遍地飘香。
东风温沁入幽窗，灯映挥春红漾。

蛇隐潜移旧稔，马蹄踏雪新阳。
围炉游子颂村乡，守岁天伦同享。

七绝·赠诗友

相思枫叶/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相识诸君又一年，吟诗唱和满山川。
寻常日子添余味，不计春秋风雨天。

七绝·忆酒友

相思枫叶/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犹记当年猜酒令，黛眉纤手醉颜彤。
相随形影今仍在，不见杯中那日容。

*相随形影是一款鸡尾酒酒名。

七绝·喜迎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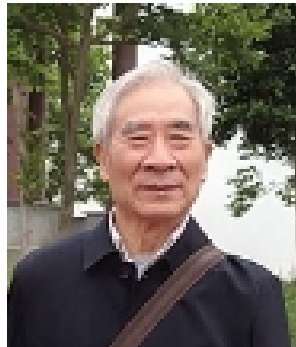
吴景廉 / 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马蹄声响紫气来，踵事增华地天开。
勤就玉来添百斗，谁知惰则便无财。

马年打春

朱净之 / 南京（加华笔会会员）



晓雾凝烟绕竹篱，一溪流绿落平池。
风梳柳线莺初啭，雨润花梢蝶自迟。
十亩小区环水秀，七栋新厦对山栖。
心融野色忘尘事，梦入江浦享春姿。

温城初霁

朽木/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 温哥华一冬无雪，淫雨连绵。今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恼人的雨季就这样过去了？

冬深未见雪飞时，雨脚连旬霁色迟。
蓝天透亮碧如洗，云影轻描衬松枝。
风浣校园尘尽澈，气涵坪草暖当知。
晴光漫泻春烂漫，警惕寒潮错乱施。

年味一节前探列治文时代坊

朽木/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远渡重洋岁序催，身居异域梦多徊。
红灯炫酷檐下挂，彩马奔腾狮龙陪。
巷尾街头乡音萦，坊间超市弥年味。
都夸此地春情好，怎及故乡酒一杯。

七绝三首·迎丙午颂马年
山水坡人/辽宁盘锦



其一 咏马（新韵）

铁马金戈大汉风，骠骑不日踏龙庭。
昭陵六骏驰天下，蒙骊扬鬃四海平。

其二 穆王八骏（飞雁格）

龙驹宝马震乾坤，直上重霄绝俗尘。
八骏瑶池王母会，天山一别不回身。

其三 咏马

扬鬃亮掌沙云起，怒敌忠朋品性高。
涉水翻山何所惧，耕田运货美名操。

新春七绝一组

晚秋/中国辽宁



迎客

惊悉高朋至家访，呼妻唤子笑相迎。
佳肴美酒待尊客，执手言欢叙旧情。

良宵

轻歌曼舞贺新春，诗画多情勾我魂。
美景良宵清茗饮，心香一瓣守家门。

寄情

新春佳节墨生香，妙笔成文赋锦章。
寻韵温情何处寄？知心朋友诉衷肠。

沁园春·马年春节马蹄疾
孙宝忠 / 卡尔加利



爆竹声喧，梅蕊香浮，岁又启鞍。看千门贴福，红联焕彩；
万家守岁，椒酒承欢。燕剪春风，莺啼暖树，
快马扬蹄越险滩。征程阔，正披荆逐日，勇破雄关。

回眸往昔辛艰，幸众志成城克万难。
有长桥跨海，虹霓铺锦；神舟探月，高铁盘山。
踏雪留痕，闻鸡起舞，百尺竿头未肯闲。
齐奋楫，趁长风万里，更拓新天。

鹧鸪天·寻春在北美
步永昌兄《鹧鸪天·寻春葡萄牙》
孙宝忠/卡尔加利

雪褪疏林初透纱，寒溪漱玉浅浮霞。
欲询青帝鸿无信，却见枯藤暗蓄芽。

云渡海，日沉涯，松扉半掩慢烹茶。
春风不越重洋面，故遣樱苞代杏花。

附刘永昌原玉：鹧鸪天·寻春葡萄牙

寒退冰消雾笼纱。季风和软暖云霞。
逍遥归雁传春信，山月清朦送客发。

越西海，已天涯。轻拨细雨试新茶。
金桔挽翠羞遮面，丝柳隔墙妒杏花。

七律·马年立春日感怀
范让能/四川



律转新元斗转东，一声春信起长风。
残冰渐解晨光合，嫩柳轻舒暮色融。
马踏青云开瑞景，梅舒红萼兆丰功。
人间从此多生意，万里山河入画中。

沁园春·央视春晚长江首城宜宾秀
范让能/四川

马踏春风，灯辉玉树，花海人流。
正大江如带，云帆临港；长桥似月，霓影萦楼。
真武凌空，翠屏出岫，夹镜星垂豁眼眸。
凭栏处，仰硕勋一曼，血写春秋。

千机彩焕宏猷，喜科技赋能立潮头。
羨李庄风骨，名标青史；蜀南竹海，誉满神州。
白塔凌霄，流杯胜迹，雅韵涪翁醉里留。
惊回首，拥西南半壁，向海飞舟。

注：真武、翠屏指两山，夹镜指夹镜楼。硕勋、一曼指革命烈士李硕勋、赵一曼
千机，数千架无人机横空飞越。

【新诗】

海上流浪歌

尚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张羊皮地图，指引
藏于大海深处的宝藏
我在甲板上
看见巨轮出发——
满载
眼中点燃火把的人们
“听——金币。美妙的音乐。”
香槟、烈酒、胴体
群体的狂欢
把夜色推向更深处
海浪伸出贪婪的触手
握住桅杆

船体喘息
青筋在旧木板里突起
甲板倾斜
惊恐如利刃切割体内
有人与火焰共舞
有人跳入獠牙张开的浪涛
被深渊吞没

太阳升起
海面静如油画
一艘巨轮的残躯
八分之一裸露于晨光

黑暗的洞穴里

火焰翻卷
共舞的影子追逐烈火
烧成一缕缕青烟
金属
在火堆里缓慢炙烤

跳入漩涡时
我变成一条被诅咒的鲸鱼
无法与另一条脊背重叠
远离鲸群
海上的灯塔在深夜召唤：
归来——
世界的尽头。

我不知疲倦
游向比格尔海峡
月亮，太阳，地球
拉成一条
最初的直线

又一艘巨轮
旗帜高悬桅杆
驶向羊皮地图的宝地
火焰在洞穴发笑
金币闪耀

一具鲸鱼的躯壳，缓缓沉落
乌斯怀亚深邃的海底
海浪撞击礁石的刹那
折射出明耀的光点
大海
再一次回归镜面。

一瞬间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万里穿音
从绵延不绝的山野
赤脚而来 衣袂随风

静静地驻足 回首
松涛 林海 沧桑
云起云涌 都在
婉转 轻盈 穿越

就算相隔几千年
就算相隔几万里
也能彼此听见
也能彼此看见
与生俱来 这呼吸

某一年某一天某一时
柔软音符划过
眼泪滚落的一瞬间
烫成永远

文字实在是个好东西
心的脉动 在说不出的时刻
写出 我们的故事

美好时光

相思枫叶/卡尔加利（加华笔会会员）



不要问我，思念的风向哪个方向吹
不要问我，相思的雨向哪个方向坠
谁都知道，她们在你那里相会
谁都知道，你珍视她们如玉佩

是你，一路温馨伴随
是你，一直为我积累，无怨无悔
在你那里，初放的花蕾变成了红玫瑰
因为你的热心支持，编辑唯美

冬天，看不见雪花在飞
夏天，没有酷暑相迫
在你这里，总是春日暖阳跟随
在你这里，总是秋日硕果点缀

这些时光，如此珍贵，深入骨髓
这些时光，如此完美，令人沉醉
我真想“向天再借五百岁”
永远追随你赠予我的精彩荟萃

因为文学

冯风/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因为文学，
我在字里行间安放清晨，
醒来第一眼不是世界，
而是心跳的声音。

因为文学，
陌生的名字有了温度，
天南海北，
幽灵一般的人，
在屏幕另一端点亮灯火。

因为文学，
我入群，像归巢的鸟，
笑意在句读间生根，
快乐不必解释。

因为文学，
诗友为镜，良师为灯，
切磋之间，
旧知翻新，新知落地。

因为文学，
退休的日子不再松散，
时间被热烈收拢，
孤单悄悄退场。

因为文学，
心是明亮的，
而明亮的心，
总会走得更远、更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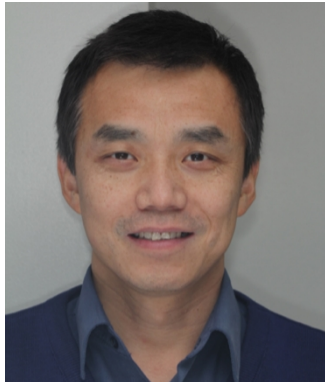
因为文学，
我把时光交出去，
不问回报，
也从不后悔。

因为文学，
互联网有了温情的重量，
生活多了一层光。

因为文学，
所以——
还是因为文学。

筠园

王旭/埃德蒙顿（加华笔会会员）



沿滨海公路，向北，向金山
左阳明，右基隆，直奔筠园
面朝东海，背靠金山，鲜花陪伴
君，在此长眠

祖籍大名，生在云林，出道歌坛
《小城故事》，《一个小心愿》
《甜蜜蜜》，《翠湖寒》
《爱人》，《你怎么说》，《偿还》

我也曾，翻录过《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盗版
后来，当明月高悬
总会，想一想，看一看
那些年，我在军营，君在对岸
随身听，小声播放“星也灿烂”
把“理想是和平”，设成单曲循环

君是传奇，君是经典
“十亿个掌声”，跨越碧海云天
激励着时代，告竣了完美的蜕变
《恰似你的温柔》，《又见炊烟》

思如山，歌如潮，君可走远？
君不在前哨，君在人间

你注视过的我

白娆/美国



【作者简介】白娆，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和乔治亚州立大学会计系，侨居美国二十余年。现为迈阿密一家航空航天工业上市公司税务总监。喜爱阅读，旅游，徒步登山，和写点东西。

没有你的目光
我恣意洒脱
披上魔法外壳
无数超能的自己
幻化为莫测的光波

你的注视之下
才有了
看似平淡无奇
却因着与你的交集
而独一无二的我

然而
这美丽的相干却如此脆弱
最轻微的扰动
也会让我无法捉摸

谁能抓一把光在手
把瞬间紧锁
时空的涟漪里
一切都是最初的模样
似乎你从未来过

生命力把游离的粒子
聚合成你和我
如点彩画般绚丽斑驳
我们生活在包罗万象的宇宙
被空无裹挟着呼啸而过

依旧
我是那一束超能的光波
更是自己爱情神话的囚徒
神奇的超距作用
牵挂着无羁的灵魂
那一缕执念
无法逃脱

傲漫的鱼

星子安娜/多倫多



表妹送来一网小鱼
雪花花的一片
煸炒至金黄
被餐前的我一口吞下不少
末了才想起生态链以及悲怜

如果生在水里
我该是一条多么傲漫的大鱼
或许某天被更大的鱼侵吞
又有什么美味和暖冬

据说南岳大庙很灵验
而衡山佛道共存共荣
周末我去上山烧烧香
放不了生就拜一拜

忘了你的痛
忘了你的痛
也忘了我的痛

汇合

红韵/温哥华



一坐下来
潮水就静悄悄
漫过昨日的边界线

冬日的海边
太阳把光压成
一道谦逊的斜坡
一整条银灿灿的路
径直铺到我足尖

长椅没有空着
除了光粒跳跃
每个木纹还栖满了

浅夏无数个或孤单或甜蜜的傍晚

你递给我的
不是十七岁的月光——
而是辽阔的现在

接住的刹那，胸腔里
涌起久违的心悸

太阳高悬
风已收起浅浅的齿痕

我知道
这一天
正把我们汇成
同一片深邃的湛蓝——
两滴水在无限里
从容地并肩

醒 红韵/温哥华

视频里
一位评论家用天鹅绒般的嗓音
教我们看米莱的《盲女》：
瞧，盲女和她的妹妹
正沉浸于英国乡村——
直到镜头推进
她颈间的标语：
“怜悯盲人。”

再推进她左手紧握的妹妹，
右手捏着的湿漉漉草茎。

不是单纯的沐浴阳光，
她在听：
光线穿过云层的细碎摩擦，
风从远田捎来的
草籽与野薄荷的潮气。

一种专注的静止，
把混沌与生存
都按了暂停。

原来眼瞎的是我
刚刚升起的优越感
摔了一地

昨晚你尝了一口我买来的姜葱鸡，
皱眉说太咸，肉也老了。
咸我没尝出来，
“老”却像被谁猛敲了一下，
在舌尖突然醒了——
以前我根本不会注意。

此刻我看着你，
对你的挑剔
生出一丝
迟来的、带点酸的感激。

曼陀罗

徐琳婕/江西



【作者简介】徐琳婕，江西浮梁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诗歌发表于《诗刊》《北京文学》《十月》《当代》《星星》《诗选刊》等刊。获2022、2023江西年度提名诗人，著有诗集《枯枝与月亮》。

我们撑着伞，雾气使我们看不清
彼此眼里的内容

而各自的毒与刺将我们隔开
——几乎同时，我们
注意到开在路边的木本曼陀罗

它垂俯的花朵如钟般倒扣
向内的钟声，似乎只有敢于
以身试毒的人才能听见

几只还未打开的花苞，螺旋状闭合
秘密地开掘着微观世界的通道
我们也走进一条秘密通道

情不自禁地靠近一株蓝色曼陀罗
你说，或许我们需要一些东莨菪碱
用以松绑紧绷的身心

——允许一切的发生
事到如今，我们感受彼此隐秘的钟声
却一直怀疑，是那年中的花毒所致

向日葵

徐琳婕/江西

时间的金黄揉进它们的骨血
耀眼这个词，只是旁观者的惊叹
集体抬头，集体转向
从炽热到枯槁，不过三两个晨昏

我剥开花盘上萎去的细碎花瓣
饱满的籽粒正敛住锋芒
低垂——是任务达成的颌首
是使命交割后深长的吐纳

而我们所供奉的颂词
竟是场光学的错认
茎秆里的生长素选择逃避
将自身阴影，折进弯曲的背脊

当一面必须隐藏
另一面，便成了唯一刻度

寂寂之地（诗三首）

圻子/江西



【作者简介】圻子，1970年生于江西瑞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青年文学》《星星》等杂志。曾获2018江西年度诗人奖，著有诗集《时光书简》。

开始之时

开始之时，万物静观而自得
它们有自身的迷宫
我曾听见，熟睡的草木在根须里做梦
我也在我的漫长中，厘清自身的残骸
尘世包含着那无法揣测的延续性
开始之时，生活给予教诲继而
纠正诸多谬误，一棵树不停地练习
平静，但春风又让它欲罢不能
相同的事情会一再重复
相同的梦境去而重临
开始之时，秩序就已生成
比如我在河边一所房子里一住二十年
过一种悄然的生活，河流却
比我更隐忍，那种真实足够平衡命运
河水挽住我们，像挽起沉沉黑夜

白昼将尽

一直有光亮降临人世
即使在抑郁的天气里
我们也不用摸索
早晨初开黑暗的生活
因攫取太多而略显疲倦
苦涩依旧来自飞升的思想
诗歌开始在低处流行——
一条小河吐出无用的词语
要怎样将这喧哗的液体
一饮而尽，或让它嬉戏
继续撒腿奔向下游？
白昼将尽，这纯黑之书
终将翻开，我们的诗
可作虫唧几声，安插于此

荒地

要有一块荒地，不属于谁
只属于自己。要有少部分芭茅草
冬天开出一片片绒毛一样的花
草籽随风飘散。要有洼地
积蓄冰渍，孕养蛙卵和虫鸣
使漫长的冬天沉寂下来
要有月亮悬空其上，洒下清晖
隐隐约约，众多目光藏在草木深处
要有一块荒地，用一个人的一生
埋葬那些得到又失去的爱，荒芜
使得伤口愈合，多余的婆婆丁、苜蓿
鼠曲草，像结痂的记忆、重生的皮肤
彷徨的心。至少要有一首诗
写下它们，如同夜晚的说话声
只用轻盈的词语供奉，稀薄且隐蔽
我县城的边上，也有这样的荒地
与哀伤无关，人为的颓败
不属于谁，只属于这个宽广的国家
春天来了，我将再次荒凉
直至它消失，我消失

【译丛】

马年，不被时间牵着走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立春后，
风轻拂，马立疏柳间。
尘未定，蹄痕犹隐昨夜雨。

远钟斜落，
市声渐急，
半是尘嚣，半是寂寞，
皆落在黄昏里。

有人策马催程，尘起如雪；
有人解鞍倚马，云淡天宽。
草未深，蹄声轻；
夜正长，月影自横。

风过林梢，
卷起旧事，
马低头饮风，
星光已在南山。

世事匆匆，
谁与我同？
行路匆忙，
只留影长。

若风急，随它而行；

若月好，下马观影。
马年人间，路多分岔，
心如明镜，雾亦清。

愿此一程，
不惊尘嚣，不乱岁月。
风起，披一襟清凉；
月明，踏影入远方。
步稳，心安，
走得远，亦走得清明。

In the Year of the Horse, Not Led by Time By Judy

After the spring equinox,
A gentle breeze stirs, a horse stands amid sparse willows.
Dust not yet settled, hoof prints linger faintly from last night's rain.

Distant bells slant downward,
The bustle of the city grows urgent—
Half clamor, half solitude,
All settling into twilight.

Some urge their horses onward, dust rising like snow;
Others unbuckle saddles, leaning against their steeds, under skies wide and serene.
Grass still shallow, hoof beats soft;
Night stretches long, the moon's shadow lies across the land.

Wind sweeps the treetops,
Lifting memories of old;
The horse bows its head to drink the wind,
As starlight already gathers over the southern hills.

Life rushes by—
Who travels with me?
Paths hurriedly trod,
Leave only long shadows behind.

If the wind is fierce, follow its course;
If the moon is bright, dismount and tread its glow.
In this human world of the Horse Year, roads branch often—
The heart, clear as a mirror, sees even mist with clarity.

May this journey
Be untroubled by clamor, undisturbed by fleeting years.
When winds rise, don a cloak of cool tranquility;
When moonlight shines, step into the distance with grace.
Steady in stride, serene at heart—
Traveling far, yet traveling with lucidity.

时光中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无需被证明
也不依赖目光，她在
镜子里，一支玫瑰，散发芬芳
年轮越过界线
从时间深处，去往下一个雨季

我想要的，和正在到来的
相遇，我呼吸着
它的气息，感觉它的马匹
正穿过草原
它的风声来自辽阔海面

In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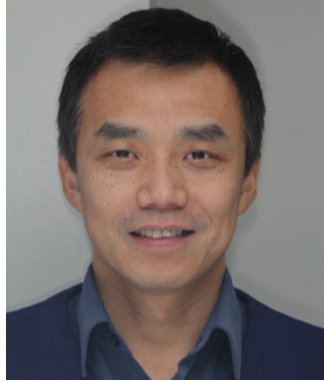
By Judy

It doesn't need to be proven
Nor does it rely on eyesight. She is
In the mirror, a rose, emitting fragrance
The rings pass through boundaries
From the depths of time, heading towards the next rainy season

What I desire, and what is approaching,
The encounter, I inhale
Its scent, feel its horses
Passing through the grassland
The sound of its wind comes from the vast sea

爱城中华门，是世界上最北的中华牌坊！

王旭/埃德蒙顿（加华笔会会员）



1985年12月5日，哈尔滨与埃德蒙顿结为姊妹城市。埃德蒙顿又称“爱城”。
1987年10月，哈尔滨给爱城捐建中华门，又称“哈尔滨门”，象征中加友好。
2017年11月4日，爱城铺设轻轨，不顾华人社区反对，将中华门拆下，存放在露天储物场。市政府承诺在找到合适地点后恢复中华门。这儿的人说，“When it’s out of sight, it’s out of mind”，有如汉语里的“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中华门了，恐怕也就把中华门给忘了。

与废弃的冰球馆紧邻、相望，
这里，是市政府露天储物场：
铁门、铁网，
尘封了中华门上的双龙戏珠，喜庆吉祥，
白雪、白霜，
掩盖着中华门上琉璃瓦的金黄。
晨钟，不惊，
暮鼓，不响，
被锯开的肩膀，
被袒露的胸膛，
坚守的石狮子，你们可在近旁？
久别的中华门，你可别来无恙？

1987年的中国，正迈向小康，
怀里，依旧揣着白求恩的救死扶伤。
冰城哈尔滨，是天鹅的故乡，
雪地爱城，是冰球冠军的名人堂，
结成姊妹，相约要象手足一样，
哈尔滨捐建中华门，给爱城派来中国的能工巧匠。
礼重，我们要表达至高无上，
路遥，是因为中加姐妹情长。
爱城中华门，竟成为世界上最北的中华牌坊！
爱城，已是冰城最远的念想！

爱城的97街和102道上，车来人往，

唐人街，货如轮转，传扬善良和谦让，
中华门，迎来送往，诠释开放、展望，
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乐善好施、在此发祥。
谁曾想，铺设轻轨，中华门竟成路障，
谁主张，治理交通，不顾国与国交往。
守门的华阜街坊，据理力争，语重心长，
拆门的政府权威，潦草粗犷，冠冕堂皇：
“中华门太窄”，官僚的借口实在荒唐，
“97街太宽”，复建的推阻如此牵强。
伫立了三十年的祈福，希望，
就这么说拆就拆、说忘就忘。
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忍让？
还是用不着跟我们商量？

门去街空，家山北望，
中华门，你可别来无恙？

你可记得，早来的老乡？
昨日，这里还热热闹闹、熙熙攘攘，
今冬，这里已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你可知道，新到的学长？
太平洋铁路，奠基加拿大联邦，
华工的血泪，浸透这里的土壤。
那迟到了百年的歉意，难抚华工世纪创伤，
这强拆中华门的鲁莽，给唐人街雪上加霜。
中华门，承上启下，从不设防，
爱城，难道你真要拆掉历史上这爱的一章？

传承和发扬，实现多元文化的梦想，
认同与容纳，构建和睦相处的殿堂。
走过的路，不能遗忘，
敞开的门，怎能关上？
我们赠予，不图报偿，
我们宽厚，不为赞赏。
中华门，眼不见，心更想，
中华门，你可别来无恙

Where Are You, China Gate? By William Wang

Across from yesterday's Coliseum, the old hockey place,
Here is a fenced storage, a lock on the iron gate.

Scattered with sand, gravel, and snowflakes...
Is that you, China Gate?

Wires and barriers, obscuring the golden tiles' former glory.
Snow and frost, covered the double dragons' prosperous play.
Morning bell, no longer tolls,
Evening drum, no longer beats.
The shoulders were sawed off,
The chest was exposed,
Are the stone lions in the vicinity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ll the Chinese red greeting dissipate?

To remember Bethune's rescue to victory,
To cherish the sisterhood, and connect to Canadian mate,
Harbin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donate,
A nation's appreciation was built into the "Close Friendship Gate".
Farthest Edmonton, became Harbin's closest thoughts,
The Harbin Gate became the world's northern most China Gate!

Expanding the city's light railway,
Taking down the China Gate,
Nowhere to relocate this fate,
No reopening date to celebrate,
"The gate is too narrow..."
"97th Street is too wide..."
Either bureaucracy excuses are too hasty,
Or 97th Street is too easy to manipulate.

China Gate stood tall to motivate,
China Gate stayed open to tolerate.
Welcomed people who came early, or came late,
Marked this place as one to stay or to retreat.
Little luck is found in the fortune cookie this winter day,
Good "Feng Shui" seems to have left 97th Street.
Chinatown is now incomplete without its gate,
Thirty years of blessings now lie in wait.

Despite Harper's apologies to Chinese railway workers coming a century too late,
Our nation moves forward to multiculturalism, to collaborate.
There are Totem Poles, there are Cathedrals...
But where are you, China Gate?
Restore the gate,
Restore the faith innate.

冬天印记

作者、英译：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冬天堆雪人，抽冰尜，打出溜滑。
在松花江冰面上，顶着“烟泡”*
与顽童们打着雪仗。

跑得浑身冒着热气，
吃一根马迭尔冰棍，冰糖葫芦，
咬一口秋林公司的“大锅盖”** 和力道斯***
别提有多爽。

岁月抹不去对儿时的印记，
游子更增加对故乡的向往。

*: 大风雪

* *: 一种俄式面包

***: 一种俄式香肠

Winter Memories

In winter, we built snowmen
Spun tops, and slid across the ice.
On the frozen Songhua River,
With snowstorms swirling around*,
We'd have snowball fights with the kids.

We ran until steam rose from our bodies,
Then ate a Madier ice cream, candied hawthorns,
And bit into Qiulin's "Big pot Lid" bread**
and Lidaosi sausage***, how cool it was.

Time cannot erase the marks of childhood,
And for the wanderer,
The longing for home only grows stronger.

*: Snowstorm

** : A type of Russian bread

***: A type of Russian sausage

徐英才诗歌、译作



徐英才，教师、翻译家、诗人，华人诗学会会长，汉英双语纸质诗刊《诗殿堂》总编；出版过译著、诗集二十来本，包括诗论《中国三行诗理论与技巧》与《诗的艺术》。

Xu Yingcai, a teacher, translator, and poet, Xu Yingcai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Poetry Association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Poetry Hall*. He has published dozens of translated works and poetry collections, including the poetry treatises *Chinese Three-Line Poetry: Theory and Techniques* and *The Art of Poetry*.

四季小诗

1. 春

它们驮着青天
很少踩踏
低处的尘土

忽一日，草香扑鼻
就收起翅膀
一双金足
踏上草地
蹦跳

第一次
享受
不必背负的青天

2. 夏

叽，叽，叽……
它们小如树斑的身子
喊出
大过整条街的声响

鼓噪着日光
掀动滚烫的空气

释放出
整整十七年
在喉咙深处
反复修炼的回声

3. 秋

酷热催熟的
片片碧绿心瓣
站在各自的分道上
迎着渐凉的风
仰望渐远的空宇

在时间踟蹰的那一瞬
纵身一跃
返回故土

仿佛抚过一只手
鸟儿搬家
蝉声渐息
天空把金黄的幕布
换成灰色

4. 冬

风越刮越紧
凝住绒绒的雪花
冻实松软的泥土
遏住河川的脉搏

大地沉睡
时间却是一只
睡不着的猫

掩着白色的伪装
追寻
季节奔跑时
露出的尾巴

“Group of Seasonal Micro-Poems”

1. Spring

They carried the sky on their backs,
rarely touching
the dust below.

One day, the scent of grass rises—
they fold their wings.
Two golden feet
touch the meadow,
hopp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enjoy
a sky
they no longer have to carry.

2. Summer

Chirr. Chirr. Chirr—

Bodies no larger than flecks on bark,
yet they cry out
louder than an entire street.

They drum the sunlight,
stirring the blistered air,

releasing
seventeen years
of sound—
honed again and again,
deep in the throat.

3. Autumn

Heat-ripened,
each green, heart-shaped leaf
stands at its own forked path,
facing the cooling wind,
gazing up
at a sky drawing farther away.

When time hesitates—

they leap
back to native ground.

As if brushed by a hand:
birds begin to move,
cicadas fall quiet.
The sky fades from gold
into gray.

4. Winter

The wind tightens,
freezing downy snowflakes,
hardening the soft earth,
stilling the pulse of rivers.

The ground falls asleep.
Time—
a sleepless cat,

veiled in white,
tracking
the tail
momentarily exposed
as the seasons run.

雪

穿越九重霄汉而来
恍若天廷敕令，身负神谕

我伫足凝望茫茫飞雪，陷入沉思：

它为群峰加冕银冠，替林海织就素袍
以无瑕的澄明
重整熵乱的河山

它为黛瓦匀敷铅华，将飞檐缀满璎珞
以温柔的洁白
抚平年轮的皱纹

我久久凝望茫茫飞雪，陷入更深的沉默：

它正以冰魄为刃
拭去矿脉上
我们饕餮的齿痕

它正以素缟为幡
覆盖城乡里
战火烧灼的焦土

它正以慈悲的柔光
轻抚大地上
肆意僭越的刻痕

我垂首而立，任由风雪淹没思绪：

这世间本可似琼宇无瑕
怎奈欲念总如壑难填……
惟愿众生
解得雪中无量梵音

Snow

Descending through the nine fold heavens,
as if bearing a divine edict from the celestial court.

I stand, gazing into the boundless fall of snow, lost in thought—

It crowns the mountains with silver diadems, robes the forest seas in garments of white.
With flawless clarity,
it restores order to a land unraveled by entropy.

It dusts dark tiles with a quiet sheen, adorns the flying eaves with jeweled tassels.
With tender whiteness,
it smooths the wrinkles carved by passing years.

Long I gaze at the endless snow, sinking deeper into silence—

Now, with blades of ice,
it wipes from the earth's deep veins
the ravenous marks we have left behind.

Now, with a pall of white,
it veils the war-scorched ground
from city streets to countryside.

Now, with merciful, gentle light,
it strokes away
the trespassing scars we carved upon the land.

Head bowed, I stand, letting snow and wind drown my thoughts—

This world could have remained pure as a realm of jade, unblemished,
were it not for desire—endless, a canyon that cannot be filled.

May all beings

hear the infinite sacred breath carried in the snow.

时光之城·南岳夜记

星子安娜/多伦多



当最后一场表演结束
炫耀的彩灯依次熄灭
时光之城的繁华
也随之褪去
人群陆续散场
这里回到
最初的静寂

我独自走过青石台阶
走在人去楼空的街道
茫然地望向醒目的电话亭
夸张的留声机
精致的黄布包车
红通通的火车头
以及空荡的候车厅

一阵风过
梦幻的照相馆
以及歌舞台
鬼魅般晃动

脚下的回声
与风中
只剩下
深深的叹息

南岳忠烈祠
埋葬了多少英魂？
这世间又有何处
能安放

当年被毁的衡阳城？

那一排又一排松柏
在黑夜中静静挺立
那一阵又一阵云雾
在七十二峰间盘旋

我听见
湘江八百里
青青流水
仍在悲鸣

The Time City — Nanyue Night Tour

When the final show ends,
neon lights dim one by one.
The splendor of Time City recedes.
The crowd thins,
and the place returns
to its deepest silence.

On the empty street,
I walk alone on blue stone steps,
dazed, gazing at
the striking phone booth,
the oversized gramophone,
the delicate yellow trolley,
the bright red motorcar,
the hollow waiting hall.

A sudden wind—
the dreamlike photo studio,
the performance stage
sway like apparitions.

Beneath my feet,
echoes scatter into the wind,
leaving only
a heavy sigh.

At the Nanyue Martyrs' Shrine—
how many great souls lie buried here?
And in this world,
is there a place
that can hold
an entire city

once destroyed?

Rows of pines and cedars
stand mute in the dark;
clouds and mist
drift among
the seventy-two peaks.

I hear
the eight-hundred-mile Xiang River—
its clear green waters
still murmuring
their sorrow.

一盆圣诞红的平静

红韵/温哥华



一盆圣诞红在观察我：
瞳孔的大小
呼吸的湿度与频率……
它的凝视，精确到分子。

数据流在脉管里奔涌。
最终的裁定：
此人慈祥度
达祖母级
与“危险”不相匹配。
是故，暂停合成第七号酶链，
让尖锐的生物碱，退回
种子最初的圆。

当我的手影，轻轻
覆盖红色叶尖的城池——
一场预设的微型战争被取消。
两种气场
交换了呼吸与歉意。

我把额头的汗擦掉。
我知道
我刚刚通过了一场
红红绿绿的审判。

The Calm of a Potted Poinsettia

By Hongyun

A potted poinsettia is observing me:
The dilation and warmth of my pupils,
The moist rhythm of my breath...
Its gaze, calibrated to the dance of molecules.

Data streams surge through its emerald veins.
The final verdict:
This person's kindness
Reaches the tender threshold of a grandmother—
Utterly mismatched with "danger."
Thus, it halts the forging of the seventh enzyme chain,
Letting the barbed alkaloids dissolve
Back into the seed's primordial wholeness.

When the shadow of my hand softly
Veils the citadel of its crimson leaf-tips—
A foreordained microscopic war is averted.
Two vital auras
Trade breaths and silent pardons.

I wipe the sweat from my brow.
I know
I have just passed
A trial woven of red and green.

永恒的文字、笑容和阳光

红韵/温哥华

灿烂的阳光
将我轻轻
送入一个热闹的聚会——
庆祝加华笔会的二十岁生日

不大不小的空间里
欢声笑语如叠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撞碎在拥抱与寒暄的边缘
又溅回温热的回忆

熟悉的面孔
陆续从岁月深处浮出——
有的已长出银色的苔藓
有的在眼底
仍蓄着年轻的湖泊

时间从不做匀速运动
它会在某杯凉透的茶里打盹
又在交错的视线中
突然涌起
十数载的潮汐

我们都知道
下一个二十年
当梧桐叶再次被秋风抖落
一两把椅子——也许更多
会空成逗号
悬在未完的叙事里
等待永远不会落下的谓语

何其幸运——
我们还有文字豢养的萤火
它们继续在纸上生根
替所有失声的黄昏
长出会呼吸的枝桠

我们还有相见时
彼此露出的
有齿或无齿的笑容
像被岁月反复摩挲的瓷片
在碰触的瞬间

依然传递着原始的暖意

当然，阳光不会缺席
从始至终
它照着还在的
也照着已远的
照着所有
被语言抚摸过的人和事
以及我们最后起身时
在地板上
悄然重叠的
淡金色的寂静

Words, Smiles, and Sunlight That Outlast Time By Hongyun

Radiant sunlight
Gently
Carries me
Into a lively gathering—
Celebrating the twentieth birthday
Of a writers' Association

Within a space
Neither large nor small,
Laughter cascading like refrains,
One wave not yet settled, another already rising,
Shattering against the edges of embraces and greetings,
Then splashing back
Into warm recollections.

Familiar faces
Surface one by one
From the depths of passing years—
Some have grown
Silver lichen along their temples,
Others still hold
Young lakes
In their eyes.

Time never moves at a constant speed.
It dozes
In a cup of tea gone cold,
Then, in the crossing of gazes,
Suddenly swells with a decade's tides.

We all know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When the plane-tree leaves are shaken loose again by autumn wind,
One or two chairs — perhaps more —
Will empty themselves into commas,
Suspended within an unfinished narrative,
Waiting for a predicate
That will never fall into place.

How fortunate—
We still have fireflies

...

Nurtured by words.
They continue to take root on the page,
Growing breathable branches
For all the afternoons
That have lost their voice.

We still have, when we meet,
Smiles with teeth or without,
Like porcelain
Polished again and again by time,
Still passing on
A primal warmth
At the moment of touch.

Of course, the sunlight never leav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It shines on those still here,
And on those already far away;
On all the people and things
Caressed by language.

And on the moment when we finally rise—
The pale golden silence
Lightly overlapping
Across the floor.

【诵读】

翻阅阳光

作者/阿紫 诵读/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

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阅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页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地歌唱。

翻阅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象花朵一样地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翻阅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阅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地繁衍，再次地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迭荡喧腾的新绿，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

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阅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灰黄。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阅过最炽

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地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合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地歌唱。

翻阅阳光就是翻阅生命，翻阅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链接：翻阅阳光](#)

2026 我们在春天相逢

作者、英译 竹笛 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诵读/竹笛 Kaylee
Kaylee, 醉茶听雨主播, 喜欢舞蹈、钢琴和朗诵。



新春的风，轻轻吹过窗棂
带来团圆饭的香气
也带来你的消息

我在灯光下低声朗诵
诗句落在心里
像雪融进河流，缓缓流向你

2026——
我们终将在春天相逢
在家乡灯火与笑声里
在海外雨夜的茶香里
在朗朗的诵声里
在街道湿润，晨光碎影的轻闪里
在花开的街头
在风里
在暖阳下——
一句轻声“新年好”
把等待化作欢喜

2026, We Shall Meet in Spring

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 Judy Recited by Judy and Kaylee

Spring's first breeze
glides across my window
carrying the warmth of a reunion meal
carrying your name
the way a lantern carries light

Under a quiet lamp, I read aloud
Each line settles into my chest—
snow dissolving into a river
finding its way to you
with a patient, silver calm

2026—
In the spring, our paths will meet again
in the lantern glow and laughter of home
in the tea-scented rain of foreign nights
in the ringing clarity of spoken words
in streets washed clean and scattered with morning light
where flowers open at the edges of the wind
where the sun leans gently across the day—
a soft “Happy New Year”
turning all waiting into joy

[链接 : 2026 我们在春天相逢](#)

我的春之声

作者、诵读 胡发翔/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冬天的最后一落雪，
划出一道洁白而优雅的弧线，
悄然栖落在，
我这管金色的萨克斯风上。

这一触，
多像冬季在乐章末尾
点下的水晶般的休止符
却在我心底，拨响了春的和声序曲。

此刻，我听见
冰封的河床下，
正翻涌着渴望奔流的低鸣；
我看见
沉睡的种芽，
正预演着万紫千红的苏醒。

一股莫名的悸动，
顺着指尖在铜管里穿行，
那是积蓄了一冬的情愫，
正羽化成蝶，振翅欲飞。

在这送冬迎春的时刻，
我已按捺不住满腔的热望，
且让这悠扬的乐音，去叩响春天的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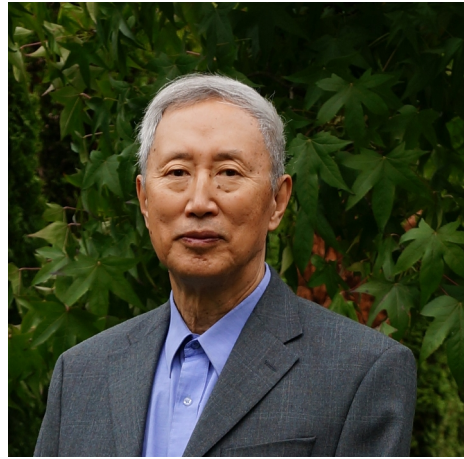
那是清风在林梢、在耳畔的私语，
那是翠绿漫过山峦、溢出的芬芳。
那是万物已在色彩中苏醒，

那是我献给春天的——歌唱！

[链接：我的春之声](#)

尘埃

作者：冰花 诵读：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地球
是银河系的尘埃
银河系
是宇宙的尘埃
住在尘埃之上
自己又大到哪去
名与利
钱和权
更是尘埃中的尘埃
尘埃
总有落定的时候

[链接：尘埃](#)

新年快乐

作者：碑林路人 诵读：赵淑香/温哥华



我站在岁月的节点，我站在季节的岸边，
我站在欢乐的路口，我站在阳光的面前。
我对每一个路过我身边的人，大声地说：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这是烟花与爆竹开始喧闹的时刻。
一年又一年，痴心不变春风里的笑容也不曾改变。
一年又一年，梦想不变生命里的追求也不曾改变。
蔚蓝的天空托起飞翔的翅膀，金色的阳光，将每一寸路途照亮。
过去的一年，日历中的每一页，都有汗水、泪水伴随的成长的愉悦。
过去的一年，已经走过的每一天，都有风雨、阳光孕育的丰收的喜悦。

即将到来的一年，我们满含着期盼，翘首站在季节的起跑线。
即将到来的一年，我们迎着春风迈出了崭新的一步，开启了崭新的诗篇。
大雪纷飞的村庄里，我看见了祝福的灯笼高高挂起，
热烈喧闹的爆竹声中我听见了，祝福的话语不断响起：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沉甸甸的笑声传递着阳光般的温暖，
红灿灿的高粱酒染醉了迎春花般的笑颜。
思念在这一刻汇集成河，以惊喜的姿态奔涌入海。
乡愁在这一刻盛满酒杯，在暖暖的亲情里安然入睡。

这是最幸福的时光，爱与关怀在这瞬间温柔地绽放。
这是最难忘的时光，每一滴露珠，每一个笑颜都满含着希望。
无论命运为我们设置了怎样的路障。我们都会在这一天坚定信仰。
无论未来将要面对怎样的挫折、困难，我们都会在这一刻相信明天。
这是祝福与快乐并行的时刻，我依旧要说：新年快乐！

这是每一朵花都有阳光抚慰的时刻，我更要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快乐的一年里春光常在，春花常开，新年快乐！
快乐的一年里春意常在，春雨常来祝福。
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链接：新年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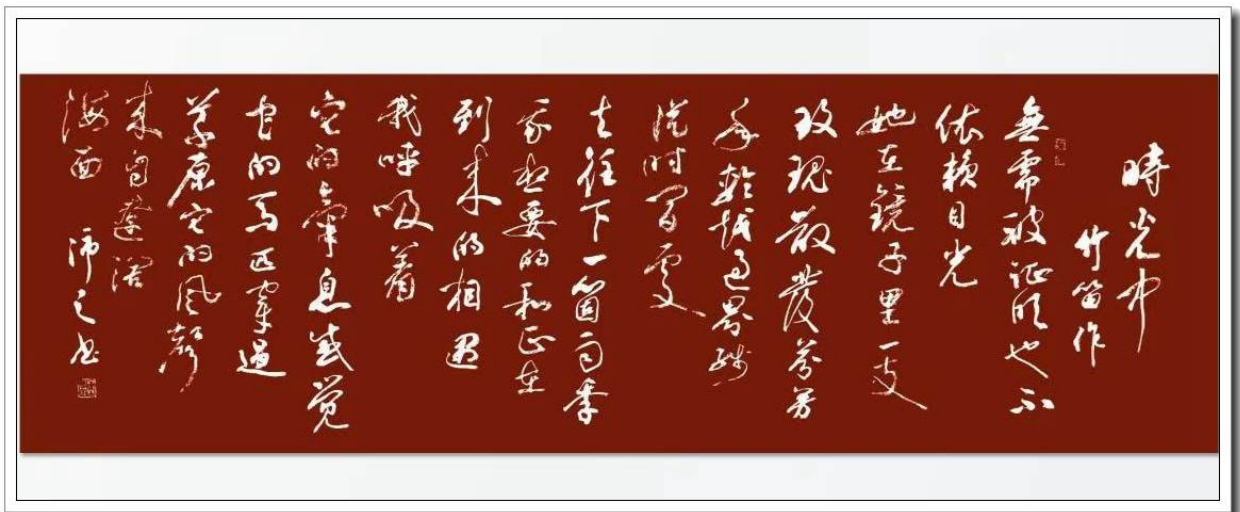
【书法】

行書：午福臨門
古中/温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丙午正春 雲城古中

行草：竹笛诗《时光中》
陈建国/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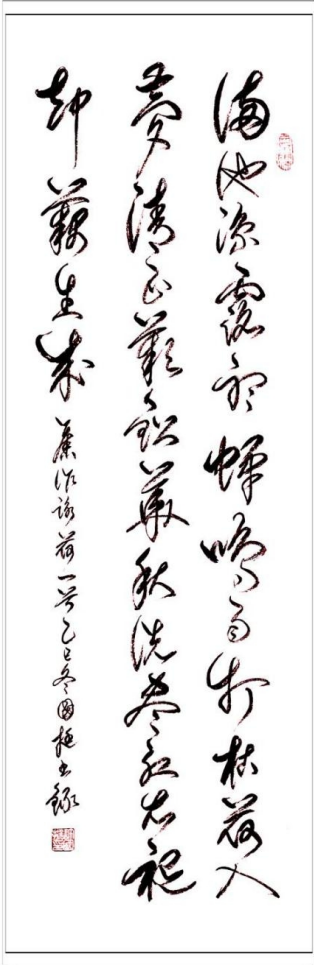


丙午迎春對聯：春風楊柳鳴金馬 晴雪梅花照玉堂
韓天衡/中國·上海



絕句:詠荷

許國挺/溫哥華



借口書：吉祥如意
強雲飛/溫哥華



書法：雲水禪心
孫雪峰/溫哥華



【绘画】

栊翠庵观音壁·滄海橫流
程樹人/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程树人作品：栊翠庵观音壁·滄海橫流

栊翠庵观音壁 " 沧海横流 " ——雕塑回顾

某年回国再访上海青浦县淀山湖大观园，公园全人们兴奋地告诉我：

“程树人你不得了呀”，我说我什么不得了？”你那个观音像，领导人拜了后进京会升官。”我说与我无关，那是瞎话，不要当真。

不过这尊处在大观园栊翠庵后园内的观音壁 " 沧海横流 " ，我是用心完成的。我是受山西双林寺观音渡海影响，且有想塑造东方 " 维纳斯 " 的企图，那时还不甚明白佛教。当时我设计巨石粗彫汹涌海浪与洁白纯净稳坐一片莲花瓣上的观音菩萨作强烈对比，反映人生苦海无边，普渡众生的旨意。

由此看来，当年美院教育，认真学习传统影响我一生，感恩，感恩！

月下美人

李天行/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李天行作品：《月下美人》水彩， 15"X22"

这是一种罕见的白牡丹，我在温哥华居住时附近人家的花园看到的。花瓣末端瘦长而不规则，花心鲜红，花蕊金黄，漂亮极了！

静静的月夜，无意中的一瞥，宛若天仙下凡……

紅梅傲雪圖

劉德/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劉德畫《紅梅傲雪圖》並題詩：
冰痕未泯岁寒深，一點丹心伴素琴。獨向長宵開瘦影，疏香自照雪中林。

咬定青山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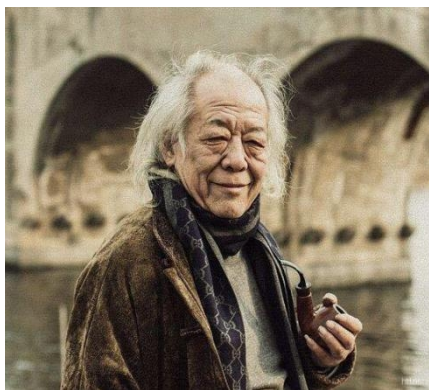
陸鶴山/溫哥華



陸鶴山作品：《咬定青山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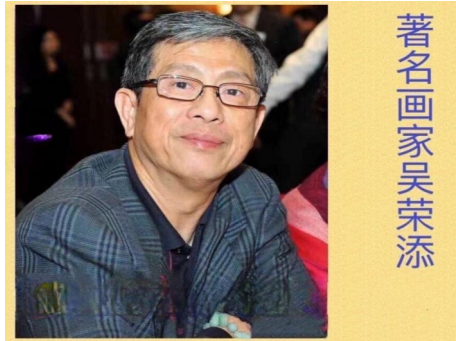
風雨春秋結豐碩

李冰奇/山東



李冰奇作品：《風雨春秋結豐碩》

紫玉流香
吳榮添/溫哥華



吳榮添作品：《紫玉流香》